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5nB336

南海寶象林慧弓詗禪師語錄

清 開詗說　傳一等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秉拂
  - 小參
    - 正月初三彌勒佛誕小參
    - 上元燈節頂湖副寺暨職事大眾設齋請小參
    - 鼎湖佛誕說戒監寺朗上座居士李淨業王鼎符王安伯周覺三馬子開等暨合山緇素大眾請小參
    - 佛誕浴佛法語
  - 上堂
    - 師於康熙癸丑年正月朔日從南海寶象林瑞塔禪院首座寮受玉藁陳山主暨諸紳士緇素大眾承老和尚命請上堂
    - 上元淨業李宮詹暨眾檀越緇素法侶設供請上堂
    - 老和尚誕辰山主眾居士暨合院大眾請上堂
    - 平南王七旬大誕鼎湖慶雲寺修禮大悲圓滿道場世子公都統暨諸昆玉等至山設供老和尚命師上堂
    - 寶象林臘八戒期然燈禮塔緇素大眾請就塔院上堂
    - 六月十九日大士得道值師四十一初度眾請上堂
  - 答問
  - 源流拈頌
  - 一花五葉歌
  - 宗門拈古
    - 目錄
    - 青原下四世至十世
      -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
      -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 撫州疏山匡仁禪師
      - 隨州青林師虔禪師
      -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
      -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 益州北院通禪師
      - 京兆府蜆子和尚
      - 京兆府華嚴休靜禪師

-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
- 台州幽栖道幽禪師
- 越州乾峰和尚
- 明州天童咸啟禪師
- 吉州禾山和尚
- 潭州寶蓋山和尚
-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 瑞州九峰通玄禪師
-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
-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
-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
-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
-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
- 華州草菴法義禪師
- 撫州曹山光慧禪師
- 撫州曹山智炬禪師
- 衡州育王弘通禪師
-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
-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
- 池州嵇山章禪師
-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
-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
-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
- 蘄州廣濟禪師
- 歙州朱溪謙禪師
-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
-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 撫州疏山證禪師
- 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
-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
-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
- 韶州光龍諲禪師
-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
-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
- 洪州同安威禪師
- 京兆府香城和尚

- 瑞州上藍慶禪師
-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
- 益州崇真禪師
-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
- 蘆山佛手巖行因禪師
- 洪州同安志禪師
- 袁州仰山和尚
-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
- 隨州智門守欽禪師
-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
-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
- 瑞州五峰紹禪師
- 襄州廣德義禪師
- 襄州廣德周禪師
-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
- 唐州大乘山和尚
-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
-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
-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
-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
- 太原筠首座
- 東京普淨常覺禪師
- 襄州谷隱知儼禪師
- 郢州大陽警延禪師
-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
-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
- 鄧州廣濟禪師
- 濠州南禪聰禪師
-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

- 青原下十一世至二十七世
  -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 惠州羅浮顯如禪師
  -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
  -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
  -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
  -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

-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
-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
- 長安福應文禪師
-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
- 東京淨因法成禪師
- 洪州寶峰讜提惟照禪師
-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
- 西京天寧禧誧禪師
-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
- 太傅高世則居士仲貽號無功
-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
-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
- 隨州大洪慶預禪師
- 處州治平湡禪師
-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
- 東京妙慧尼淨智禪師
- 江州圓通真際禪師
- 興國軍智通景深禪師
- 衡州花藥智朋禪師
-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
- 西京熊耳慈禪師
- 越州天章樞禪師
- 明州天童宗玨禪師
-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
- 真州長蘆妙覺禪師
- 明州雪竇聞菴嗣宗禪師
-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
- 明州瑞岩石窗法恭禪師
-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
-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
-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
-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
- 明州雪竇智鑑禪師
- 越州超化藻禪師
- 秦州廣福微菴道勤禪師
- 明州天童如淨禪師
- 東谷光禪師

- 襄州鹿門覺禪師
- 青州普照一辨禪師
- 明州天童雲外岫禪師
- 磁州大明寶禪師
- 慈雲覺禪師
- 玉溪通玄圓通禪師
- 鄭州普照寶禪師
- 明州雪竇無印大證禪師
- 大原府王山體禪師
-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
- 勝默光禪師
- 燕京報恩萬松行秀禪師
- 竹林巨川海禪師
- 中都萬壽雪庭福裕禪師
-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
- 登封嵩山靈隱文泰禪師
- 太原中林智泰禪師
- 安平守讓禪師
- 弁州太子久善禪師
- 燕京鞍山月泉同新禪師
- 西京還源寶應福遇禪師
- 濟南府靈巖秋江潔禪師
- 南陽香嚴淳拙文才禪師
- 金陵天界雪軒道成禪師
- 盤山遇禪師
- 太原斌禪師
- 西京天慶息菴義讓禪師
- 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
- 佛岩稔禪師
- 古蔡元禪師
- 金陵靈谷正映禪師
- 大都天寧壽禪師
- 陜州熊耳山崧溪子定禪師

- 青原下二十八世至三十七世
  - 西京嵩山凝然了改禪師
  - 西京嵩山俱空契斌禪師
  - 西京定國寺無方可從禪師
  - 嵩山月舟文載禪師

- 燕京宗鏡院大章宗書禪師
- 西京少室幻休常潤禪師
- 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
- 順德蓬鵲山天然圓佐禪師
- 燕京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
- 嵩山無言正道禪師
- 建昌壽昌無明慧經禪師
- 越州雲門湛然圓澄禪師
- 信州博山無異元來禪師
- 建陽東苑慧臺元鏡禪師
- 新城壽昌見如元謐禪師
- 福州鼓山永覺元賢禪師
- 杭州寶壽石雨明方禪師
- 杭州愚菴三宜明盂禪師
- 紹興東山爾密明澓禪師
- 湖州弁山瑞白明雪禪師
- 信州瀛山雪關智閬禪師
- 淮安府檀度嵩乳道密禪師
- 福州雪峰古杭道舟禪師
- 金陵獨峰竹山道嚴禪師
- 端州天湖棲壑道丘禪師
- 信州博山雪澗道奉禪師
- 開府大成余居士集生法名道裕號石頭桐城人
- 祠部端伯黃居士元公江右新城人
- 金陵天界覺浪道盛禪師
- 福州鼓山為霖道霈禪師
- 八閩松溪華嚴玄錫弘恩禪師
- 端州鼎湖在犖弘贊禪師
- 韶州曰親山羅峰弘麗禪師
- 金陵棲霞南菴弘依禪師
- 金陵攝山竺菴大成禪師
- 杭州皋亭觀濤大奇禪師
- 楊州石塔梅逢大忍禪師
- 吉州青原無可弘智禪師
- 杭州白巖位中淨符禪師
- 信州博山粟如弘瀚禪師
- 信州瀛山雲岫成巒禪師
- 菘江青龍百愚淨斯禪師

        - 越州顯聖天愚淨寶禪師
        - 杭州普明石照淨曄禪師
        - 廣胤木菴弘標禪師
        - 三楚義山且拙淨訥禪師
        - 瑞州洞山元潔淨瑩禪師
        - 淮陰潛菴玉笈弘乾禪師
        - 吉州青原笑峰大然禪師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南海寶象林慧弓詗禪師語錄卷一

書記傳一錄

壬子元正，老和尚示眾。首座出問，機緣相契，即以衣拂付之。座禮謝老和尚竟，侍者將衣拂與大眾，送至首座寮，座接衣，捧示云：「此衣大庾嶺下提不起，雞足峰前覆不全。詗上座今日承老和尚傳來，雙手接到，不難不易；一肩披上，無欠無餘。且道：與佛祖機緣是同？是別？若道是同，為什麼兩段淆訛，無能端的？若道是別，又何謂遞相傳持，一模鑄出？若於此道得箇轉語，不唯佛祖一場納缺，即詗上座亦無處躲身。倘或不然，詗上座今日且握新權，屈諸大眾齊列下風去也。」遂披起紫伽黎，執白拂子，顧左右，云：「大眾！正當恁麼時，還容思議麼？推爺向裏今晨事，灌頂方登八面傅。」

次早，大眾至首座寮禮拜老和尚，復命煌侍者將柱杖傳授，者云：「此箇拄杖子是堂頭老和尚三十年前所用底，今日分付大師，以驗天下龍蛇。」座接拄杖，卓一下，云：「大眾！還知麼？我老和尚三十年前行腳時，曾參見數員作家尊宿，一一皆親遭惡辣鉗鎚。首則頂湖栖翁，次則瀛山雪翁，又次則金仙永覺、東山爾密、寶壽石雨、愚菴三宜等，此諸大老皆稱一代宗匠，然尚有不唧溜處，被我老和尚把一條斷井索一串穿回，高挂壁上，向來未有人搔著。如今忽然變作南山鱉鼻，毒氣爛爛，欲作光怪，卻又被詗上座覷見，信手拈來，要尋箇冤對手，略展些子威光。」遂卓拄杖，云：「詗上座即今全提正令去也，眾中莫有不顧危亡，敢便嬰鋒者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僧出，問云：「大師！拄杖子喚則觸、不喚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云：「一棒兩無痕。」進云：「果然好手。」師云：「再犯難容。」僧禮拜，歸眾。僧問云：「棒喝是濟下家常，如何是大師新令？」師云：「拄杖適在手，念你是新降。」進云：「謝師好棒。」師云：「識取鉤頭意，莫錯認盤星。」僧無語。師乃舉：「芭蕉慧清禪師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古人一期方便，可謂曲盡婆心。秖如詗上座即今又作麼生？若道有拄杖子，好與三十棒；若道無拄杖子，好與三十棒。何故？道有道無終屬謗，不如閒著東頭西。」

次日，老和尚命師為緇素大眾秉拂。

師至法座前，指云：「者棚子是箇定盤星，從上佛祖出世利生，一毫總錯不得。詗上座今日雖非出世，且向這定盤星上翻卻佛祖陳年公案。」遂就座，以拂子打圓相，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一時向詗上座拂子上放大光明、轉大法輪了也。」遂舉拂子，召大眾，

云：「還見麼？」復擊拂子，云：「還聞麼？若見，光非青、黃、赤、白色，你作麼生見？若聞，法離文字音聲相，你作麼生聞？若言不見，便被眼睛礙卻；若言不聞，又被耳朵塞卻。向這裏翻得身轉，佛祖也須齊立下風；如或不然，今日被訶上座當面鈍置。」維那出，問云：「如何是第一義諦？」師云：「金口宣不出，大地絕知音。」進云：「今日龍天大眾咸聞所未聞也。」師云：「誹謗不異讚揚。」為副院問云：「誕生寶位師今據，請施方便闡宗猷。」師云：「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進云：「今日小出大遇也。」師云：「莫作清風吟。」進云：「三要玄關即未問，五位君臣為指南。」師云：「侍立貴知時。」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井底蝦蟆抱月眠。」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把火向陽迷舊徑。」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解把琪花石上栽。」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旋嵐劫火中游戲。」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聖魅不容真破灶。」進云：「五位君臣蒙師指，向上端的又如何？」師云：「崑崙吹玉笛，鐵鋸舞三臺。」螭上座問云：「如何是真性？」師云：「無眉休話尾。」螭擬議，師云：「覿面如不薦，特地隔千山。」僧問云：「象林銀河，水深多少？」師云：「沒卻你鼻孔。」進云：「既稱寶象林，寶象在什麼處？」師將拂子一搖。良久，舉：「雲巖老祖云：『承當箇事，大須審細。』且道：作麼生是審細？莫不是揀擇明白是審細麼？且喜沒交涉。畢竟如何？機絲不犯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正月初三，彌勒佛誕，小參

「今日正月初三，世傳彌勒尊佛寶誕芳晨，此事有意氣者便應疑著。何故？彌勒當來未曾來，彌勒現在今何在？若言在兜率，誕生便虛傳，即從在內院。且問諸大眾：還曾親見內院麼？若不曾親見，豈非夢裏話封侯？秖空笑破木人口。直饒彌勒真誕生，訶上座若見時，也要學雲門一棒便打殺。作麼生？柱杖子不曾眼花。雖然，到如今也且隨因齋慶讚條例舉一則語，供養伊箇當來老大人及今現在諸大眾。昔梁朝傅翕大士尊號玄風，乃當來慈氏如來，為化有緣故，現肉身說法，常有偈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殲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大士恁麼提唱，可謂剖盡婆心也。然但撿點將來，不無話作兩橛。我當時若在，便拽住問他：『能抱者是誰？所抱者何佛？』又云：『欲識佛去處，秖者語聲是。』不見教中云：『佛身充滿于法界。』若然充滿，則盡法界是箇佛身，又更擬去箇什麼

處所？眾中莫有為大士作主者麼？試請出來顯手眼看。如或不然，訶上座將黑豆換諸大眾眼睛去也。聽取一偈：夜自眠，朝自起，語默動定全一體，休將一體分兩途，捉影尋聲迷至理。伶利人，急荐取，若於當下不能明，直饒當來龍華樹下正相逢，認著依然還不是。」良久，云：「會麼？分明秖在梨花上，隔斷東風何處尋？」

上元燈節，頂湖副寺暨職事大眾設齋，請小參

師云：「今月今晨正月半，賞燈慶節人間慣，燈火輝人絲竹堂，鑼鼓喧天酒肉案，錦綺彰而咬互難支，歌笑豪而應接不辦。醉醺醺，老少縱橫；鬧嘈嘈，女男劇玩。衲僧家，隨豐澹，雖無剪綵花一棚，也有好春光一段，琉璃光燦爛兮眼面相覷，鐘鼓聲高低兮髑髏穿貫。僧堂前撞頭磕額風清，佛殿裏遮眸撲鼻香散，混而不雜，托來露餅花碟茶盞，類之弗齊，撐起桌圍幢幡帳幔。正恁麼時，文殊、普賢作生，觀音、彌勒為旦，共一拍而唱和，互四人為主伴。咦！且道：善財童子在甚麼處高著眼？」良久，云：「會麼？」以拄杖打圓相，云：「看！看！十方剎海一枝燈，照破人人生鼻管。」聞副寺出，禮云：「香雲靄靄金猊現，花雨霏霏寶象回。光裕門風即不問，提唱新腔事若何？」師云：「遍拍三臺催處舞，解針一曲和難齊。」進云：「一音纔普被，萬彙盡知歸。」師云：「多馳千里想，覿面幾人逢？」燭知客出，禮云：「佛祖成道，各有奇祥。大師徹證三門外梅樹，花開過後又發花，青萼復變成紫萼，信知不是一翻寒徹骨，怎得梅花獻瑞來？獻瑞呈祥即且置，作麼生是寒徹骨意旨？」師云：「家貧遭劫。」進云：「畢竟如何？」師云：「脫體光生。」進云：「恁麼則大地群萌咸沾春力也。」師云：「須知有不承恩露者。」進云：「不承恩露是什麼人？」師云：「枯椿。」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不坐白雲。」進云：「非師不證。」師云：「莫贓誣人好。」遂禮拜，歸眾。越書記問云：「不落時人窠，請師分五位。」師云：「要頭從截去，爭敢議朝儀？」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漆盤覆著大光錢。」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玉樓臺鎖崑崙頂。」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解返秦庭重壁回。」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探花須信巧游蜂，不損色香得其味。」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密室無人雙罷照。」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婆娑無影樹，不秀有情春。」進云：「五位已商確，五功更請聞。」師云：「誰有閑口舌，更與論玄勘？」進云：「如何是向？」師云：「精忠貫日。」進云：「如何是奉？」師云：「步步踏玄途。」進云：「如何是

功？」師云：「坦然無事事，憂喜不干他。」進云：「如何是共功？」師云：「坐斷千峰秀，休眠異草青。」進云：「如何是功功？」師云：「歸家鄉夢息，月隱夜鐘沉。」進云：「勘位已承答，賓主更須分。」師一喝。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秖知除糞掃，孤負屋頭珍。」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莫貪水面好桃花，須識仙翁源裏住。」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玉堂夜月透簾新。」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太上皇居誰敢睹？」進云：「勿謂空探影，真期激大音。」師云：「自知慚絕韻，因見子期情。」僧出禮拜，以目相視，即復禮拜歸眾。師云：「得即得，猶欠一著在。」僧問：「如何是真佛？」師云：「不從彫畫得，休斷色聲求。」進云：「如何是真法？」師云：「教理不能詮，萬象空饒舌。」進云：「如何是真僧？」師云：「佛祖混無似，群生類豈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埋藏不得。」進云：「意旨如何？」師云：「春來艸自青。」僧問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二八一丈六。」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匝地清風。」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云：「夜半鐘聲。」進云：「如何是一印印水？」師云：「如井覷驢。」進云：「如何是一印印泥？」師云：「牛騰馬踏。」僧禮拜，歸眾。師良久，云：「今日承副寺諸頭首職事、緇素大眾設齋，請小參。詷上座自惟福輕慧淺，好生慚愧。何故噇？若論此事，詷上座未出本寮早應吃棒，何況更向諸兄弟說緇道黃堪作甚麼？雖然如是，也要大家著眼，直須是箇英明漢，單刀直入，不得搜求玄路、展演詞鋒，當下便須了當。即如僧問清平令遵禪師：『如何是小乘？』曰：『錢貫。』『如何是大乘？』曰：『井索。』『如何是有漏？』曰：『箍籬。』『如何是無漏？』曰：『木杓。』恁麼語話可謂剿截不循枝葉，伶利者便應頓忘知解，迥脫根塵。然在詷上座者裏論量將來，未免又成一向。秖今莫別有好商量麼？不妨拈出供諸兄弟明鑒。『如何是小乘？』答云：『將謂贏渠多省力，不知頭角已輸人。』『如何是大乘？』答云：『無論聖凡渾普載，到頭不共汝同盤。』『如何是有漏？』答云：『虛室何曾白？疏櫳偏礙風。』『如何是無漏？』答云：『撲碎玻璃盞，虛空血淋淋。』且道：與清平是同？是別？若能緇黃得出，可有透關底眼；如或倜儻不明，今日詷上座便恁麼瞞過諸兄弟。還會麼？回文織就人人見，誰識縱橫不亂絲？」

鼎湖佛誕說戒，監寺朗上座，居士李淨業、王鼎符、王安伯、周覺三、馬子開等，暨合山緇素大眾請小參

師登座，云：「諸佛出世，為欲開悟一切眾生。釋迦世尊剛要款曲賣弄，不知纔降王宮，早已敗缺了也。為甚麼墮？一切眾生本來具足如來智慧德相。既然本來具足，又開悟箇甚麼？若有開悟，則是頭上安頭。所以雲門和尚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雲門恁麼道，雖則血心片片，撿點將來，未免猶被黃面小孩兒惑亂，致自生驚怪。雲門既腳跟不穩，也好與一棒打殺則且置，且道：訶上座又作麼生？我當時若見，但呵呵大笑，令者小孩兒立地冰消瓦解，欲開大口開不得、欲舉好手舉不得、欲步四方無著足處。何故？識破做不成。」維那出，問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現前不荐，更待何時？」進云：「恁麼則靈山、鼎湖，兩彩一賽也。」師云：「閒言語。」那禮拜，歸眾。僧大千間云：「平洋大海，普納三千。如何是平洋大海？」師云：「者裏不宿死屍。」進云：「除卻者裏又如何？」師云：「饒你一棒去。」師良久，乃云：「諸仁者！此事人人本具，箇箇不無。既到者裏，為甚麼不肯承當？以致自家鼻孔落在他人手裏。秖為自甘下劣，妄認根塵，識影子以當平生受用。不知者箇影子正是生死根源，若不當下照破，輪迴未有了期。所以，從上佛祖為憫一切眾生生死相續，故不辭勞倦，入出母胎，鼓搖唇舌，宣示種種差別法門，正為對除凡夫種種顛倒妄想。然此顛倒妄想雖復千萬殊途，總不出現前一念。若能了此現前一念，即無生死可得。不見：古人道：『狂心未歇，歇即菩提。』雖然如此，若待狂心歇方即菩提，又已落在第二灘下。諸仁者！秖如訶上座即今恁麼論量，且道：是狂心？是菩提？若于此著得隻眼，許你親見釋迦老子今日降生處即是涅槃、涅槃處即是降生；如或不然，休問普陀岩上客，鶯聲啼隔一溪雲。」遂卓拄杖，下座。

佛誕浴佛法語

「秖浴得者箇，不浴得那箇，古人先已說破。浴得者箇，即浴得那箇，訶上座今日欣逢慶節，也特來親澆一杓。」遂浴。

上堂

書記傳一錄

師於康熙癸丑年正月朔日，從南海寶象林瑞塔禪院首座寮，受玉藻陳山主暨諸紳士、緇素大眾，承老和尚命，請上堂

師至法堂前，指法座，云：「者是老和尚三十餘年來當堂不坐底正位，詗上座亦二十餘年來空侍立者，即今為何便卻來登？還會曲為今時者麼？三春元日金輪秀，萬國歌謠賀聖明。」遂登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無根得有，當處即空，普薰沙界，不艷芳叢。熱向爐中，伏願皇王珠簾垂拱，榮賤賡有道之風；百辟金鼎和調，中外樂無為之化。檀那揭露光明藏，同倫頓了涅槃心。此一瓣香，妙體虛圓人莫測，欲覓從來不可得，芬芳遍界絕覆藏，不可得中秖麼得。熱向爐中，秖為博嶠瀛山不了，殃及詗上座墮落雙眉，如今不顧羞慚，秖得傚伊雲中石女，也來東抹西粧。此一瓣香，自從一花開五葉、二株發嫩桂以來，諸方宗匠出世為人俱要拈出者些子，即今艸堂老和尚現證，詗上座實瞞諸仁者不得也。」遂炷香，云：「任教數點窮海墨，秖要波瀾溯洞源。」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一元啟旦，海門吐匝地紅光；千福肇初，山林占無畔春色。明明兼帶，消息逗漏草頭邊；密密敷宣，端的全付花叢底。沒絃琴按指，韻迴青霄；無孔笛吹唇，響回煖律。塵塵合轍，在在通津。建法幢，振法運，祝國泰民安；揭宗眼，揚宗風，報親恩師德。雖然如是，者箇猶是建化門頭邊事。秖如舊臘去、新春來，覓去來處了無蹤跡則且置，敢問諸仁者：己躬下一著子，還涉去來動定也無？者裡相委得，便見樊籠鳩去休論歲，枯木花開不犯春。」僧出，問云：「坐斷三世十方，吞盡聖凡佛祖，知是大師未陞座前尋常行履。請問：曲為今時一句又作麼生道？」師云：「太陽正照不當門。」進云：「恁麼則斬新條令，格外風規去也。」師云：「直得詗上座口似磉盤。」進云：「作家宗師。」大展三拜。師云：「一般稱古錦，春色不同觀。」六如上座出，問云：「如何是首座為人一句？」師云：「兔角杖打石人頭。」進云：「十智同真，請師剖決。」師云：「問者閒家具作麼？」進云：「如何是一同一質？」師云：「密室不張燈。」進云：「如何是二同大事？」師云：「鹽盡炭無特地愁。」進云：「如何是三總同參？」師云：「寒巖古木，翠竹黃花。」進云：「如何是四同真智？」師云：「體妙窮玄落二三。」進云：「如何是五同遍普？」師云：「葉葉枝枝春透露。」進云：「如何是六同具足？」師云：「減他一著又爭得？」進云：「如何是七同得失？」師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進云：「如何是八同生殺？」師云：「救得也是死漢。」進云：「如何是九同音吼？」師云：「松濤澗水互呈音。」進云：「如何是十同得入？」師云：

「寶鏡當軒，媸妍自辨。」進云：「與什麼人同得入？」師云：「三門頭坐四金剛。」進云：「與誰同音吼？」師云：「木馬嘶風，泥牛笑月。」進云：「作麼生同生殺？」師云：「撾塗毒鼓。」進云：「何物同得失？」師云：「千人逐一鹿。」進云：「那箇同具足？」師云：「宴鼠飲河。」進云：「是甚麼同遍普？」師云：「寒暑到來無處避。」進云：「孰與總同參？」師云：「功德天，黑暗女。」進云：「那箇同大事？」師云：「石人衫子破，大地沒人縫。」進云：「何物同一質？」師云：「鷺隱蘆花不見蹤。」進云：「十智同真面目全，其中一智是根源。且問：如何是那一智？」師以拂子擊香桌，云：「者一智。」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詗上座要惜眉毛。」僧問：「大師說法普利人天，又將箇甚麼供養老和尚？」師云：「今日已賴上座證明。」僧問云：「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而不燒卻？」師云：「無池不受月，有樹卻招風。」進云：「意旨如何？」師云：「三三。」僧問云：「銕壁銀山作麼生透？」師云：「恰好箇入路。」進云：「如何是水底泥牛啣月走？」師云：「者畜生行不踏步在。」進云：「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云：「天曉不知明。」進云：「泥牛石虎蒙師示。」語未畢，師作虎聲。陳而上居士問云：「如何是無佛處稱尊？」師云：「詗上座不入者保社。」陳志昆居士問云：「大師說法如藥囊金針，善能針百病，又如何針一？」師云：「居士無量壽。」師良久，舉云：「昔曹山慧霞禪師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古人恁麼道，且道：還可商量也無？若詗上座見佛與曹山出世、不出世，雖則主賓互換，偏正宛全，撿點將來，總是箇花前弄影，醉後添杯。何故？一切眾生本來成佛，出世為阿誰？不出有何事？雖然如是，詗上座今日又作麼生與佛相見？玉兔不知通晝曉，金烏爭解徹宵明？」維那結椎，云：「應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上元，淨業李宮詹暨眾檀越緇素法侶設供，請上堂

師云：「如是我聞：一時日月燈明佛、然燈佛、藥師琉璃光佛、須彌燈王佛俱會一處，同坐虛空寶華光王座，眉毛撕結，鼻孔膠貼，放大光明而告木上座曰：『善哉，智者！吾有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久埋在時節因緣，今當付囑於汝，汝應普為一切人天大眾分明剖示。』爾時，木上座從奮迅三昧起，遂卓柱杖，云：『告諸大眾：今時何時？三五一十五，東家鑼，西家鼓，蝦蟆也趁師子舞，蓮花不向水泥開，火樹饒從人屋數，笙歌綵戲互紛紛，阿誰眼耳不聞

睹？單單一箇破燈籠，滿腔有理不能訴。』且道：不能訴箇什麼
聾？一片涅槃心，冷地無人顧。」僧出，問云：「上元佳節，燈月
交輝。且問：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還聞外面聲
麼？」進云：「村前鑼鼓響。」師云：「迷己逐物。」進云：「父
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某甲本來面目？」師舉柱杖示之，云：「莫向
這裡會。」僧問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拋家飄泊轉迷
津。」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沿途客作忽逢父。」進
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暫藏珍御問農人。」進云：「如
何是主中主？」師云：「金輪不動敢誰忤？」進云：「賓主已蒙師
指示，撥開賓主又如何？」師云：「樹頭無影挂春風。」進云：
「如何是正令當行？」師驀打一棒。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
云：「威音未曉前。」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心慮豈
能緣？」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森羅覿面全。」進
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目前無法青山峭。」進云：「如
何是第二要？」師云：「坐卻白雲遭怪笑。」進云：「如何是第三
要？」師云：「月落潭空齊罷照。」進云：「三玄三要外，端的又
如何？」師云：「柱杖不打無慚人。」僧出問：「如何是關中
主？」師云：「不禮拜更待何時？」僧便禮拜，師云：「隨人語
轉。」僧問：「如何是最初句？」師云：「未問已前作麼生？」進
云：「如何是與人句？」師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君通。」進
云：「如何是末後句？」師卓柱杖一下。僧問云：「佛祖出世人競
歸，大師出世幾人肯？」師云：「遍界無一人。」進云：「為甚麼
如此？」師云：「為他人人眼裏有佛祖。」進云：「恁麼則禮絕班
行去也。」師云：「外方誰敢論量？」李淨業居士問云：「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聲前一調宮商別，不落時人眼耳
聞。」進云：「怎麼則洪音凝博嶠，異響振雲巖也。」師云：「寧
可就門饒罵詈，莫須惡水潑平人。」師乃云：「昔日世尊於靈山會
上以無上大法付囑天龍八部、國王、大臣、宰官、居士、長者、檀
越，須同併力護持，俾是無上大法常住在世，普為三界群生而作苦
海舟航。復以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付授尊者大迦葉，使遞代傳持，
無令斷絕，普為一切人天而作歸源眼目。今日眾檀越乃爾慇懃，可
謂不忘靈山付囑。但我詷上座智無先聖大人之明、德欠前賢密地之
實，拊臆捫襟，好生慚愧，然而曲就今時，不免拈一則語公諸大眾
同結般若良緣。如鏡清道怤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
答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鏡清恁麼提唱，可謂真語者、實
語者、不誑語者。如今詷上座者裡若論新年頭佛法也有一句子，且
又作麼生道？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莫道草木無情，一時頓放
芳菲，好箇真消息，當人休自迷。諸仁者！還委悉也麼？」良久，

云：「知音今日豈無人？秖是不如孔夫子。何故？吾無隱乎爾。」遂卓柱杖，下座。

老和尚誕辰，山主眾居士暨合院大眾請上堂

師云：「據令而行，三世諸佛無處藏身；放一線道，歷代祖師競來饒舌。所以堂頭老和尚六十三年前也曾恁麼來，但未免隨波逐浪。雖然如是，要且佛眼覷不得。如今六十三年後，秖是截斷眾流，不通凡聖。雖然如是，要且鳥道常通。眾中莫有舉棹知源、動絃別曲者麼？」鑑維那問云：「世尊未出母胎，度生已畢；大師未出本寮，說法已竟。因甚又陞座作麼？」師云：「生鐵秤鎚浮古井。」進云：「須彌為筆，大海為墨，為老和尚慶祝遐齡又作麼生道？」師云：「如來壽量品第一。」那舉拳云：「未審這箇還受慶祝也無？」師云：「七九六十三。」見侍者問：「世尊降誕，瑞靄衝天；和尚生辰，井泉異色。四眾稱揚則不問，五位王子請師宣。」師云：「玉蕊偏開劫外春。」進云：「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今日恰值和尚懸弧。」進云：「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許你大展拜。」進云：「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闍黎報恩有分。」進云：「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願將無量壽，上祝聖明君。」進云：「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詷上座今日特因和尚慶節上堂。」進云：「恁麼則洞上綱宗掀轉處，瀛山法脈又重新。」遂禮拜，師云：「讚事即得。」進云：「也不為分外。」師云：「放過一棒。」良久，師乃舉：「傅大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好箇補處慈尊，七穿八穴去也。為什麼顰？既然有物，是什麼物？見無形者，是什麼人？若秖恁麼說，秖解指蹤話跡，又何曾直指於人？況下文半橛，撿點將來，轉覺不堪。何故？不見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若然如是，則盡大地山河無有一絲毫而非堅密身，又何容更待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而不打成百雜碎乎？噓！雖然如此，也要知大士竭盡婆心始得。詷上座如今當人天眾前且分取不逐四時凋一句供養堂上老和尚。且道：老和尚還受供養也無？若受，則醮彩繪虛空；若不受，又爭奈詷上座已推門落臼？大眾！還委悉麼？欲知親透法身處，三尺拄杖攪黃河。」遂下座。

平南王七旬大誕，鼎湖慶雲寺修禮大悲圓滿道場，世子公都統暨諸昆玉等至山設供，老和尚命師上堂

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不藉五行鍾秀，寧假兩曜儲精？熱向爐中，端為今上皇帝祝延聖躬萬歲，伏願四海永拜金輪，八埏長歌玉燭。此一瓣香，靈根挺自威音劫前，妙果成于釋迦會上，熱向爐中，端為恭祝平南王殿下華慶千秋，王妃康齡百祀，嶺海同稟威光，緇素咸叨德庇，法幢藉而宏鎮，佛日賴以常明。此一辦香，彙二嚴為妙蓋，集五分作祥雲，熱向爐中，恭為平藩世子公都統暨諸昆玉　文武宰官等，祿秩高居，德風遐扇，調羹有道，補袞無為，常作覺苑金湯，永為法門屏翰。」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是第一義，諸方知識皆道：『向未白此槌以前薦得，方有少分相應。』詞上座則不然。」遂舉拄杖，云：「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朗監寺出問云：　「平藩今日慶誕，特來設供修因。果因交徹則不問，慶生一句請師宣。」師云：「白日遶須彌。」進云：「恁麼則法門胥幸也。」師云：「拄杖子不向上座[跳- 兆+孛] 跳。」進云：「畢竟如何施設？」師云：「大悲千手眼。」進云：「還假神力也無？」師云：「一滴楊枝萬里春。」禮拜歸位。僧問云：「大師提唱宗風為　平藩祝壽。請問如何是祝壽一句？」師云：「大椿以一萬六千年為春拜。」進云：「秖如今日是平藩七旬慶誕，且道：與七旬前是同？是別？」師云：「拄杖子忍俊不禁。」進云：「昔浮山遠禪師常以九帶示徒，即今九帶且不問，如何是那一帶？」師卓拄杖一下。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云：「既言即心，何須更問？」進云：「如何是非心非佛？」師舉拄杖示云：「會麼？」進云：「秖如去此二途時如何？」師云：「也須吃棒。」僧問云：「大千世界七寶布施，請問誰是得者？」師拈拄杖，云：「莫是遮箇麼？」進云：「大師是僧，如何是佛？」師云：「不合向你道唯我獨尊。」進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為甚麼不識？」師云：「怪得阿誰？」僧問云：　「平藩寶誕作麼生祝？」師云：「緘口即報　皇恩。」僧禮拜。良久，師舉云：「圓滿大悲者，乃觀世音菩薩芳稱也。菩薩乃西方無量壽如來補處法王子，妙德為千聖中尊，乘大願輪遍入十方微塵國土，攝化四生有緣含識，於一身心現千手眼，所謂平等照護，不令失時違候。雖然如是，秖如空劫以前未有眾生時，又照護箇甚麼？於此通得箇消息，便見觀世音菩薩千變萬化，不曾動著一絲毫，於一絲毫上出現千變萬化。如或於此未能頓了，詞上座今日不惜眉毛，更為大眾分明剖示。即如今　平南王殿下，身居百僚之上，運自神力，佐世祖章皇帝綏定南荒，蕩除海孽，此之功業自應萬古流芳。孔子云：『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然而平南王位至極而思退，祿至厚而欲辭，名至貴而不驕，壽至高而不著，但于隨緣通變處，每興

揚佛事而不自伐其功，善誘群生陰裨　皇化而不自矜其德。應知如是深密行處即是菩薩圓滿大悲，菩薩圓大悲即是　平南王深密行處。大眾！還知者兩大士不思議境界麼？說法隨機頻應現，當場誰識自由身？」卓拄杖，下座。維那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象林臘八戒期，然燈禮塔，緇素大眾請就塔院上堂

師陞座，僧出，問云：「世尊今日成道，作麼生是成道？」師云：「空拳誑小兒。」僧擬議，師云：「擬不著。」僧禮拜起，進云：「請師速道一句。」師云：「燈光貫髑髏。」肯沙彌問云：「丹霞掩耳，脫體風流；投子放頑，宛然尊貴。且問：禪作麼生參？戒作麼生受？」師云：「天左旋，地右轉。」進云：「未審無位真人還受戒參禪也無？」師一喝。進云：「恁麼則千聖不傳無底缽，象林今日又重新。」師云：「喜得拄杖子不在，聊且放過。」彌禮拜，歸眾。良久，師遂舉云：「昔世尊于今夜坐菩提樹下，睹明星出現時，豁然大悟，乃云：『吾與一切眾生本來成佛。』既與眾生本來成佛，云何說《梵網經》？又道：『我是已成佛，汝是當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審如是，爭怪得後來人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詞上座即今要與大眾落艸盤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又作麼生商量？會麼？神機不向千差定，泥跡徒勞杓卜聲。」

六月十九日，大士得道，值師四十一初度，眾請上堂

師陞座，云：「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云何名為從緣起諸法？所謂無明行業、四大五蘊，以至山河大地、萬象森羅，如是諸法莫不皆從緣起者，所以如來即之而開示人天，千聖悟此而位登解脫。雖然如是，只如未有無明身心世界時，且道：如來又向甚麼處說得箇因字？有能代瞿曇老子插得一嘴，堪報不報之恩。大眾！還會麼？詞上座恁麼說，早是龜毛長三尺。」僧問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生已畢。意旨如何？」師云：「溪流夜夜月，鳥囀朝朝春。」進云：「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時瑞塔也。」師云：「莫謗山僧好。」僧禮拜，歸眾。僧問云：「空色且不問，法身長幾許？」師云：「晝夜一百八。」僧問云：「如何是大師未生前面目？」師云：「石人不賃屋，大地絕遮藏。」僧問云：「師登不惑年，眉毛長幾丈？」師云：「雷從地起。」僧問云：「未有無明身心世界時，著不得箇因字固然。即今大士成道、大師出世，未審是因？非因？」師云：「幾成錯過。」進云：「不因此問，真成

錯過。」師噓一聲。僧問云：「諸法從何而生？」師云：「為你有此一問。」良久，師乃云：「驢唇先生無端指熱為夏，惱亂毛道凡夫；補陀大士不合隨真順俗，云成妙覺菩提。詗上座四十一年前在母胎中聞此二事，理見不平，今日特為大眾拈出。且道：作麼生判斷？若謂熱原非夏、道本無成，未免孤他先聖。若然，熱便是夏、道即可成，又未免冤屈自己。就者淆訛處能定當得，許伊有語話分；如或不然，詗上座替大眾吃拄杖去也。畢竟如何？坐斷二邊中不立，一時趁起駭雞犀。」

答問

僧舉棲賢覲禪師問答求別語，師許之，僧遂依原僧舉問云：「久聞大師得大機大用，如何是大機？」師云：「猛虎跳不出。」進云：「如何是大用？」師云：「雄象入花池。」進云：「某甲終日迎賓送客，作揖打恭，還當得大機大用麼？」師云：「莫將鶴唳誤作鶯啼。」

問云：「古人提唱麻三斤，猶是曲為今時。今日新大師特地又作麼生？」師云：「鞭起泥牛耕皓月，喚教石女織流黃。」進云：「恁麼則新豐曲子今日親聞也。」師云：「作何音調？」僧無對。師云：「掠虛頭漢。」

問云：「一句當機，八萬門生死永絕。如何是一句？」師云：「聞思不及。」

問云：「久知大師定作人天鑪鉗，請先露箇消息。」師云：「泥牛遍界恣騰踏，頭角分明總不彰。」進云：「得意氣時添意氣，遇風流處且風流。」師云：「一任傍觀并撫掌，卷舒一線未容覷。」

問云：「雲從龍，風從虎，相逢覿面時如何？」師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進云：「恁麼則霧啟便是龍吟，風生知是虎笑。」師云：「異類豈堪同爪角？藏身誰更羨蹤由？」僧禮拜，云：「紫羅帳裏君臣合，金殿重重顯至尊。」師云：「華封雖頌祝，帝自不知聞。」

問云：「臨濟大師云：『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如何是不離家舍一句？」師云：「池中撈白月。」進云：「如何是常在家舍，不離途中？」師云：「夢裏度黃河。」進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師云：「莫把鴛鴦誇巧繡，須知胡蝶正莊周。」

問云：「此事如明鏡當臺，妍來妍現、媸來媸現。秖如鏡破臺亡，妍媸不來，又作麼生？」師云：「灼然無諱。」僧一喝，師云：

「猶守瓦礫在。」進云：「也要大師知道。」師云：「堪憐客作漢，難與論家珍。」
問云：「兔角龜毛火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如何是龜毛兔角？」師云：「不容把捉。」進云：「如何是銕山當面？」師云：「鑽仰徒然。」僧禮拜，云：「深承法旨，足照迷方。」師云：「須明參學眼，莫秖墮偏枯。」時傍有僧進云：「某甲欲就中重申一問，未審大師還不吝慈悲否？」師云：「已絡索不少也。」進云：「如何是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師云：「蝸牛上壁。」進云：「如何是常在家舍，不離途中？」師云：「盲龜拽磨。」進云：「如何是龜毛兔角？」師云：「薰風水繡紋。」進云：「如何是鐵山當面？」師云：「賺殺閻黎。」僧禮拜，云：「不因此問，幾成錯過。」師云：「切忌妄承當。」
壬子秋日，師駐寶安金繩，僧舉《麗中禪師語錄》答學人三問請益，師隨問置答。
問云：「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云：「古鏡深埋。」
問云：「未有此身前，向甚麼處行履？」師云：「不借陰陽地，飄然獨任真。」進云：「便恁麼時如何？」師云：「千年桃核。」
問云：「天地未分時，這箇在什麼處？」答云：「不坐萬年床。」進云：「還假承當也無？」師云：「閻黎近前來，向你道。」僧纔近前，師云：「去！你欠伶利。」
藩下田生輝居士問：「頃因石蓮禪師上堂，某甲曾問二語不契，今日已承老和尚慈悲垂示，便祈首座更下一轉語。」師云：「試理問看。」問云：「竿木隨身事若何？」師云：「度水登山得渠力。」進云：「逢場作戲又作麼生？」師云：「放開則法輪大轉，握住則佛祖難容。」

南海寶象林慧弓詗禪師源流拈頌卷二

書記傳一錄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因慧可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拈云：「象林若作初祖見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即以手掩其口，不唯令伊當下剿截，亦免使後來兒孫各各向覓心了不可得處躲根作活。」

頌云：「覓心無處安心竟，平地波層千尺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初祖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拈云：「初祖為法，求人破費，路行過水，筋力竭盡。一坐九年工夫，始得者朵花開，香流千古。但折合將來，不無虛生捏目，自救不了在。雖然，且道：是傳什麼法？咦！切忌錯會。」

頌云：「共歎一花五葉，撿來也大無端。笑渠無限男女，特地遭他熱瞞。」

二祖神光慧可大師。將衣法付三祖已，遂即往鄴都，隨宜說法，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

拈云：「入廛混跡，自是老大風流，秖箇調心，未必親口。何故？大師曾道：『覓心了不可得。』既了不可得，又調箇甚麼？」代云：「老僧近來衰耄。」

頌云：「老賣調心法，橫身臥市叢。無人知此意，孤負少林風。」

三祖司空僧燦大師。《信心銘》末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拈云：「既言語道斷，且道：此《信心銘》是言語？非言語？大師銘於去日，某甲聞在今時，展轉流布，惠及將來。是去來今？非去來今？敢請大師下一轉語。」

頌云：「死蛇橫路莫當頭，日炙風吹毒轉稠。千載有人輕觸著，禍無旋踵喪良儔。」

四祖黃梅道信大師。唐太宗嚮師道德，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

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繪，以遂其志。

拈云：「初祖被武帝一詔即來，四祖受太宗三徵不起。二君王尊崇大法，千古希奇；二祖師真切為人，一時徹困。故即來，便是和皮及髓拋露不起，非把婆心法眼包藏。咦！身為國主，雖宿具靈根，而墮在尊貴，未免爭了些子。不然，則二君王一囊囊盡，後來衲僧家又討甚麼巴鼻？」

頌云：「三徵不起破頭雲，此意分明答聖君。珍繪賜來彰信重，卻今千古恨傳聞。」

五祖黃梅弘忍大師。既付衣法盧行者，自後不復上堂。大眾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于是眾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即共奔逐。

拈云：「一隊逐塊頭漢，死向衣缽姓名邊猜覓，若非行者眉橫鼻直，黃梅一路平沉。雖然如是，祖師也有吃棒處。何故？吾道行矣，非白晝寐語乎？」

頌云：「佛性既非北，衣缽豈南來？報語捕風漢，大庾空嶺嵬。」

曹溪六祖惠能大師。有蜀僧名方辯，來謁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辯不領旨，乃塑祖真，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

拈云：「方公一捏，捏成祖師七尺神彩。且道：祖師法身還在裏許麼？若在，則法身多出一箇；若不在，爭奈目擊無疑？倘當時道：『父母未生前面目，試塑將來。』不唯令方公推倒無位真人，亦使後來人要依樣胡盧不得。」

頌云：「南宗六祖善酬機，塑是有形卻與衣。佛性空來無一物，縱云傳法亦成非。」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一日，問石頭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頭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師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頭曰：「盡從者裏去。」師然之。

拈云：「一人道嶺南有消息、一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恁麼淆訛，難以端的。且道：者箇消息，青原父子還隱顯得麼？咄！我是青原下兒孫。」

頌云：「嶺南消息無巴鼻，切忌從頭問起來，遷老幸然急掩卻，免教漏洩賺人猜。」

南岳石頭希遷和尚。問新到僧：「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者箇？」僧無對。

拈云：「石頭和尚向絕凡聖情量邊推出馬大師，爭奈者僧不識。詞上座莫能代語麼？不因慈悲指示，幾乎當面錯過。」

頌云：「月在蘆花見不難，停眸路又隔雲端。石頭柴橛分明剖，劍掛眉間徹膽寒。」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漉？」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為誰？」巖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巖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巖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

拈云：「藥山就擔屎處撥轉雲巖，可謂作家尊宿親切為人。咦！若作佛法商量，未免污了唇齒。」

頌云：「擔屎徹困，帶累唇齒。叨叨一上，終還是你。」

潭州雲岩曇晟禪師。因藥山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山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我秖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溈山。溈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溈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溈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拈云：「藥山道：『我秖弄得一出。』可謂少處減，多處添，擒縱自在。雲岩真師子，子解道：『一即六，六即一。』踞步天然。後來遇箇水牯牛，不識利害，管探置時在什麼處？於時不念初犯，攔胸踏倒，卻問：『你水牯牛性命在甚麼處？』」

頌云：「以六為游戲，以一為嘲呻。試問乾坤裏，誰是出頭人？」

瑞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拈云：「寒熱相煎，畢竟如何了得？寒時熱相無處覓，熱時寒相不可尋，寒熱熱寒不相到，秖應識取熱寒心。」

頌云：「冤家不到無仇處，驀地相逢正是伊。若使了無恩怨念，直饒把臂臥天涯。」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師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秖對？」師曰：「道膺罪過。」

拈云：「盡天下古今把箇西來意俱作奇特商量，究竟商量不出，惟有洞山父子秖就問答邊互換賓主，善順機宜，便覺逗漏不少。且道：有甚著眼處？你不妨伶利。」

頌云：「若是西來祖意，不妨問著難答。如今慚愧雲居，罪過為渠先納。」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

拈云：「同安翻撚一箭，直接那畔知音；者僧死摸腦後，真成佳期空負。秖如老漢道：『過也。』且道：過在阿那邊急著眼？」

頌云：「電爍同安一箭兒，驀釘腦後豈容窺？當時若便喪身去，猶賀天山奏凱歸。」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臨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莫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者驢漢始得。」

拈云：「若論五老峰前事，向丕老未上堂時薦取。尚未為俊捷，乃三舉後，道得函蓋恰巧，不免費幾雍容。雖然，貿珠須是參詳價，豈與販鹽小課同？」

頌云：「三翻宣密旨，一語定乾坤。欲識昇平事，壞歌不頌恩。」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上堂，真園頭出，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為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麼？」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遇傾湫倒岳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闍黎莫教濕了老僧袈裟角。」

拈云：「真公做賊做成龍，堪誇探珠得巧法。觀老捉賊費拏龍手，可笑割雞用牛刀。當時道：『家賊難防時如何？』但云：『識得汝也。』看伊又如何作得禍來？雖然，若非七縱七擒後，孟獲爭能絕歹心？」

頌云：「難防小醜是家家，不必驚疑但識他。降得孽龍成好手，爭如惡水濕袈裟？」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鸛。鶴毛鷹嘴鷺鷥身，卻共烏鴉為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仔細看，依稀恰似雲中雁。」

拈云：「大陽竭盡智巧名言，秖描畫得箇混不得、類不齊底怪鳥，可惜費了許多文彩。況不合夜半天明有者般箇異族飛鳴出現，急應請關南道吾禳卻，不然禍兆破家門。」

頌云：「萬法無依體自圓，聖凡情盡幾瀟然。雞烏鵠白分明是，纔涉形容落者邊。」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上堂：「默沉陰界，語落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

掌？」良久，卓柱杖，曰：「百雜碎。」

拈云：「不許語默棄擬，可謂截斷眾流，疏通一派。雖然如此，秖是燦爛明珠，久沉滔天浪底，看來未易探尋。莫道卓拄杖處便是罔象靈蹤麼？且喜沒交涉。畢竟如何？何不早著眼？」

頌云：「明珠鎮海幾經秋，一道光吞百億洲。今日吾師親指出，杖頭卓處莫凝眸。」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

拈云：「芙蓉老師如此舉唱，直把萬里一條銕拗作兩尋，將來懇打大象，不知驚走法身。斯事且置，秖如青山常運步，大地無寸土，向什麼處著足？其石女兒是何嘴臉伶利者？試為道看。」

頌云：「青山一息移千步，不到槃成那一邊？更有一般堪怪笑，石兒拋出鼻無全。」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秖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于人。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為你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拈云：「一人道宇宙形山、一人道蘆花雪月，恁麼指注，何異群盲摸象？訶上座莫能全顆拈呈麼？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頌云：「打破形山出寶兒，丹霞卓杖切須知。分明月在蘆花上，看到蘆花月已非。」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上堂：「處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云：「賊身已露。」

拈云：「老漢無端著賊，既言賊身已露，贓在那裏？眼裏？耳裏？掣電裏？報鐘裏？搔癢裏？屎急裏？莫便是良久裏？咦！秖為慈悲開線路，不知曾幾陷平人？」

頌云：「檀郎喚小玉，無為空抑逼。深夜倒銀床，枕子順摸得。」

明州天童宗玨禪師。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拈云：「天童將弄驪珠，好手提持曹洞宗風，逆放順收，橫拋豎接，不露當陽影，寧墜悄然機？喝彩任傍觀，釘樁慚正視。雖然得稱盡美，撿點猶有未甘。何故？縱橫那涉語因緣？須是木人道始得。」

頌云：「大行不舉步，真到無所歸。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拈云：「世尊幸無密語，設有大地群生，盡疑眼能啗醋。足菴一期上堂，亦是倒上剎竿。」

頌云：「語即不密，豈況重宣？真成狼藉，華雨濺濺。」

明州天童如淨禪師。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曰：「咦！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拈云：「訶上座今日要與天童翻案，救取四人，裂破圓相。曰：『鑒如得其情。』且道：憑誰作證？若是李老聃，吾游心于物之初。」

頌云：「一機之絹，三經五緯。仔細觀來，成何華綺？」

襄州鹿門覺禪師。示眾：「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隻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

拈云：「鹿門恁麼開示，真箇舌覆大千。且問：此經共有何許字句？乾坤是眼。又把者經安在那邊？須煩慈悲指出，無致鈍根學人看讀不易。」

頌云：「大地是經翻不起，乾坤是眼捏難埋。不知覺老何心行？平白推人落險崖。」

青州普照一辯禪師。因大明寶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明曰：「今日又如何？」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明禮拜，師曰：「可惜許，棒折也。」明直得汗下。

拈云：「棒折汗下，知有大明。白生吃枉，離句絕非。諒得青州，難酬祖意。如今且置，有躡前蹤借問時，訶上座又如何秖對？寧甘截舌，不毀先猷。」

頌云：「覿面相呈絕討論，西來的意似深冤。笑無唧溜大明老，卻向青州覓棒痕。」

磁州大明寶禪師。示眾：「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有人來，不覺失針，秖見線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卻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時，驀然一箚：『囚！原來在者裏。』」

拈云：「老漢恁麼說禪，不怕禍生，好急拽向三十二代祖師案前，痛與三十二棒。何故？不合巧將譬喻漏洩真機，賺令後來人一箇箇爭向『囚！原來在這裏』承虛接響。」

頌云：「一樹寒梅立兩階，雪晴開得十分佳。笑渠老宿輸慳計，卻放春香透出崖。」

太原王山體禪師。示眾：「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拈云：「金針妙密，玉線巧縫。提持尊貴，一路好手。固羨王山，還免得遭人撿點也無？以有驚異。」

頌云：「王老提持洞上宗，珠迴玉轉燦重重。要知舜日昇平事，歌遍南薰不宰功。」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因僧問高郵定和尚：「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定曰：「乾屎橛。」僧無語。師代曰：「謝供養。」

拈云：「敢問老漢於者橛上曾咬著也未？」代云：「虧你恁麼慇懃孝敬。」

頌云：「尋常供養味滋長，苦過黃連辣過薑。塞斷舌頭休口入，可曾解向鼻根嘗？」

燕京報恩萬松行秀禪師。示眾：「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腳始得。」

拈云：「萬松恁麼舉揚，何曾離得草裏？且問老漢：『撒開處是何光景？放下時又作麼消息？』須是實供始得。不然，與我草鞋來，也學行腳去。」

頌云：「推人落井，遭甚麼瘟？急如律令，太上老君。」

中都萬壽雪庭福裕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即向汝道。」

拈云：「我他日見萬壽，要代這僧進語：『賴乳峰不點頭。若點頭，和尚慚愧無地。』」

頌云：「乳峰峻出插天寒，十路無門攀仰難。何處迅雷驅驟雨？殘雲一片掛秋瘢。」

嵩山靈隱文泰禪師。上堂：「塵劫來事，秖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卓拄杖，云：「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拈云：「我要問靈隱：『喚阿那箇作心源？』便須當面拈出。不然，任伊拄杖子連卓幾下，尚未分明在。」

頌云：「海印高懸萬象呈，重重交互太光生。當前認著還迷倒，說甚玄微與暗明？」

西京還源寶應遇禪師。一日，聞靈隱泰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當下大悟。

拈云：「寶應聞舉話便悟，悟即不無，也是從他覓得底，未是家珍。如何是不從他覓得噇？切忌與我疏。」

頌云：「蕩子伶俜事可傷，幾年隨著馬驢行。抬頭忽聽宸樓鐸，始覺全身在帝鄉。」

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上堂：「滿盤打算了，秖有者一著最便宜。敢問諸人：且道：是那一著？」卓拄杖，云：「切忌卜度。」

拈云：「淳拙恁麼打，九歸便輸了。河渚上算沙童子，且道：過在什麼處？前說者一著，後說那一著，恁麼打算不定，三生六十劫猶卜度未親在。」代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云：「秖有者著子，滿盤算不出。稽首羨吾師，便宜先落一。」

南陽萬安松庭子巖禪師。上堂：「我不學諸方說禪，浩浩地魔魅人家男女。」僧問：「達磨面壁時如何？」師曰：「者便是浩浩底禍胎也。」曰：「如何得剿絕去？」師曰：「倒縒芒繩縛鬼子，須是其人。」

拈云：「初祖面壁，禍胎固然，且莫驚著。今鬼子在人眼中鼻裡出入作怪，師芒繩在什麼處？快拈出來。」

頌云：「芒繩倒縒，我不如師。見怪不怪，師不如我。咄！大海從魚躍，長天任鳥飛。」

西京少室凝然了改禪師。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擲拄杖，下座。

拈云：「少室向平易裏橫身接物，可謂不吝慈悲，秖是承當處大難，詗上座不免拔劍相助。且道：拄杖擲下時，是句外？是言中？若辨別得出，拄杖子任橫擔去。」

頌云：「活人真有劍，死水不藏龍。特地為君薦，休教眼著聾。」

西京少室俱空契斌禪師。僧問：「如何是成劫以後底事？」師曰：「龍馬負圖。」

拈云：「俱空所答的有本據，但未曉龍馬真形曾親見也麼？聖人心事付全圖，伏羲好手描不出。」

頌云：「一畫當先，三點居前，是為龍馬之文章，師拈之以談後天。」

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示眾：「向上宗乘，本無言說。當人一著，非假外來。直須向自胸襟迸出，偏不附物，正不立玄，不涉程途，方得到家穩坐。不然，你還知九峰不肯首座麼？百丈五百生墮在狐窩麼？金鎞刮膜，擬則成乖，有志此宗，大須審細。珍重！」

拈云：「九峰不肯首座，定國信其具眼，誰知更數世下有箇不肖遠孫亦不肯定國？何故？不合把無言說宗乘善巧叨叨。詗上座恁麼判斷，又還尚有不肯者麼？咄！擬則成乖。」

頌云：「不涉程途須到家，死蛇觸著禍難賒。欲知此著真端的，月在梅梢不見華。」

西京嵩山月舟文載禪師。示眾：「達磨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以單絲，言之魄墮。汝諸人趁色力康健打辦箇事，急須努力，莫閒過日。大眾！且喚什麼作一乘法讐？」良久，云：「切忌喚甕作鐘。」

拈云：「祖師確有一乘法，直指人見性成佛，則未出南天竺國界，早應打落當門牙齒。月舟不知甚麼心行，欲潦倒古今，爭奈遞傳下有箇獦獠種，不受渠瞞。何故？不曾喚甕作鐘。」

頌云：「一乘全非西祖意，訛傳訛已遍支那。不知月老何心行，猶把甕鐘來奈何。」

燕京宗鏡大章宗書禪師。聞月舟法眼精明，參請入室，潛淘密踐者八載。初開法興德。嘉靖丁巳，少室疏請再四，師乃歎曰：「先師化後三十年，宗風逮弱。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急撐拄之，其崩潰可須也。某雖慚付囑，其如付囑何？」遂欣然主之。

拈云：「具拴風釘雲、掀山揭海手段，始能擔荷大法宗鏡，力振頹綱。克家固然，秖如宗風逮弱，向阿那邊撐拄？若撐拄得著，佛祖也須齊拜後塵。」

頌云：「為人特地始偷安，撐弱宗風賴者竿。王令化行寰宇靜，夜深明月照簾寒。」

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因壽昌經公與人論《金剛》勝義甚快，師笑曰：「宗眼不明，非為究竟。」昌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忽一日告眾曰：「我有件要了底大事，汝等須知。」眾茫然。師豎起拳，曰：「會麼？」眾無對，師乃揮案一下，曰：「吽！吽！為汝了去。」遂趨寂。

拈云：「廩山平生說法，秖是貴取直截，更無簇錦攢華，所謂芳叢不艷為得之矣。獨是末後猶有一未了底公案，不肖 遠孫今日不免當眾為渠了卻。吽！吽！嗄！吒！」

頌云：「底事分明不易知，豎拳揮案透情披。當時豈謂無人薦？吽字要令千古輝。」

建昌壽昌無明慧經禪師。年登古稀，尚混勞侶，耕鑿不息，方丈脩然，惟作具而已。嘗有偈曰：「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有苦，唯恐行門虧。」益國王嚮師道德，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於是屢加褒敬。臨終盥浴訖，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面化。

拈云：「此老命帶勞星，一生作務無停，以隴畝為坐具、以牯牛為伴侶、以耘植為三昧、以犁鋤為妙機，下窮赤日工夫，出盡通身白汗，恨未曾撞著箇無忌諱漢。若訶上座，即攔塗把住，問：『渠父祖一片田地也著得犁無？』直得此老無下鍬處。雖然如

是，秖其衝風冒雨、戴月披星，又堪作一幅天然古畫，無怪乎國王稱仰。但惜那國王不合向犁鋤邊、牛背上見此老，故未得伊風流灑脫耳。且如何是伊風流灑脫處？試今日分明指示。」

頌云：「耕鑿為緣，絕無巧拙。拽杷歸來，披星戴月。」

信州博山無異元來禪師。一日如廁，睹人上樹即大悟，亟趨見壽昌。昌曰：「子近日事作麼生？」師曰：「有箇活路，秖是不許人知。」昌曰：「既是活路，為什麼不許人知？」師曰：「不知，不知。」

拈云：「博山道：『不知，不知。』不知箇甚麼？詞上座不妨點出。為甚麼不許人知？若許人知，一場好笑。」

頌云：「悟迷秖在一抬頭，上樹明明見本由。開口欲談辭已喪，活門無路擬何投？」

瀛山雪關道閣禪師。博山問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山曰：「還假照鑒也無？」師曰：「君不見。」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

拈云：「師翁頂眼雖明，猶欠點在。當時見道：『還假照鑒也無？』即應快便出去。若待證明起來，未免重煩掩耳。」

頌云：「頂門伊眼膜千層，一點瞞他也不能。覿面相呈忘照觸，青山原自絕常青。」

端州鼎湖山在犴弘贊禪師。一日，侍瀛山和尚次，山曰：「先師有垂語三則，汝還委悉麼？」師曰：「請和尚舉。」山曰：「不萌之草，為甚能藏香象？」師曰：「者畜生欲隱彌露。」山曰：「古澗寒泉，水作何色？」師曰：「五眼識不得。」山曰：「徹底無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曰：「鋤卻虛空帶活埋。」山曰：「放汝三十棒。」師便珍重而出。

拈曰：「師翁趁火煆金，可謂連鎚鍊就。老漢因徵納寶，不惜和橐傾將。雖是詔奉尋常，亦乃唱酬不偶。今日開詞亦有三轉語：『不萌之草，為甚能藏香象？』答曰：『空手把金鉤。』『古澗寒泉，水作何色？』答曰：『不共秋天曉。』『徹底無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答曰：『針鋒頂上好加尖。』將此三轉語供養二代師翁大和尚。」

頌云：「目前端的不辭道，恐作寒泉一色看。堪笑無依徹底漢，倒騎香象踏塵寰。」

一花五葉歌

君不見：祖師西來意，神州先有大乘氣，航將衣缽破洪濤，覓箇知音相委寄，梁廷天子好明眸，覿面依然還不識。知非時，暫藏秘，

九年面壁何疲瘁？大有忘軀為法人，雪中斷獻一肱臂。既印心，勤囑累，勿使吾宗輕得墜，覓罪中間內外無，與安心竟同一鼻。小沙彌，卻伶利，能明縛脫皆由自，緣熟來時針芥投，種花生處殊因地。善攝持，常不寐，般若齊稱賊引避，行將法授小兒曹，祥雲兆出橫枝嗣。求佛人，槽廠去，春教米白待篩治，三更得旨卻南行，庾嶺追尋徒步費。且韜光，懷會次，權行守網利生事，一旦風幡逗上機，信衣爭請聊相示。君不見：一花五葉果圓成，莫向那邊著眼覷。咦！

慧弓詷禪師宗門拈古目錄卷三

書記法照編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洞山良价(十三則)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曹山本寂(五則)
雲居道膺(七則)
疏山匡仁(一則)
青林師虔(二則)
龍牙居遁(三則)
白水本仁(一則)
北院　通(一則)
京兆蜆子(一則)
華嚴休靜(一則)
九峰普滿(一則)
幽栖道幽(一則)
越州乾峰(五則)
天童咸啟(二則)
吉州禾山(一則)
潭州寶蓋(一則)
欽山文邃(三則)
九峰通玄(一則)
白馬遁儒(一則)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金峰從志(三則)
曹山慧霞(一則)
鹿門處真(一則)
洞山道延(一則)
草菴法義(一則)
曹山光慧(一則)
曹山智矩(二則)
育山弘通(二則)
雲居膺禪師法嗣

同安　丕(五則)
歸宗懷惲(一則)
嵇山　章(一則)
雲居懷岳(一則)
佛日本空(一則)
雲居道簡(一則)
蘄州廣濟(一則)
朱溪　謙(二則)
疏山仁禪師法嗣
護國守澄(二則)
靈泉歸仁(二則)
疏山　證(一則)
百丈明照(一則)
黃檗　慧(一則)
青林虔禪師法嗣
石門獻蘊(二則)
龍光　諶(一則)
廣德　延(一則)
白水仁禪師法嗣
重雲智暉(一則)
龍牙遁禪師法嗣
報慈藏嶼(二則)
含珠審哲(一則)
九峰滿禪師法嗣
同安　威(一則)
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一則)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上藍　慶(一則)
鹿門真禪師法嗣
谷隱智靜(一則)
益州崇真(一則)
鹿門志行(一則)
佛手岩行因(一則)
同安丕禪師法嗣
同安　志(一則)
仰山和尚(一則)

歸宗惲禪師法嗣
歸宗弘章(一則)
護國澄禪師法嗣
智門守欽(一則)
知遠演化(一則)
靈泉仁禪師法嗣
大陽慧堅(二則)
五峰遇禪師法嗣
五峰　紹(一則)
廣德延禪師法嗣
廣德　義(二則)
廣德周(一則)
石門蘊禪師法嗣
石門慧徹(一則)
含珠哲禪師法嗣
唐州大乘(一則)
青原下八世
同安志禪師法嗣
梁山緣觀(二則)
護國遠禪師法嗣
雲頂德敷(一則)
大陽堅禪師法嗣
北禪契念(一則)
石門徹禪師法嗣
石門紹遠(一則)
北禪懷感(一則)
太原　均(一則)
歸宗章禪師法嗣
普淨常覺(一則)
谷隱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一則)
青原下九世
梁山觀禪師法嗣
大陽警延(二則)
藥山利昱(一則)
羅紋得珍(一則)
石門遠禪師法嗣
鄧州廣濟(一則)

谷隱儼禪師法嗣
北禪契崇(一則)
北禪感禪師法嗣
南禪　聰(一則)
青原下十世
大陽延禪師法嗣
投子義青(二則)
羅浮顯如(一則)
興陽清剖(一則)
白馬歸喜(一則)
乾明機聰(一則)
梁山巖禪師法嗣
梁山善冀(一則)
道吾詮禪師法嗣
天平契愚(一則)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芙蓉道楷(四則)
大洪報恩(一則)
長安福應(一則)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丹霞子淳(一則)
淨因法成(二則)
寶峰惟照(一則)
鹿門法燈(一則)
天寧禧誧(一則)
石門元易(一則)
太傅無功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長蘆清了(五則)
天童正覺(二則)
大洪慶預(一則)
治平　湡(一則)
淨因成禪師法嗣
天封子歸(一則)
尼　淨智(一則)

寶峰照禪師法嗣
圓通真際(一則)
智通大死(二則)
花藥智明(一則)
石門易禪師法嗣
天衣法聰(一則)
天寧誧禪師法嗣
熊耳　慈(一則)
大洪智禪師法嗣
天童　樞(一則)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天童宗玨(一則)
北山法通(一則)
長蘆妙覺(一則)
天童覺禪師法嗣
雪竇嗣宗(三則)
淨慈慧暉(一則)
瑞岩法恭(一則)
善權法智(一則)
大洪預禪師法嗣
慧力　悟(一則)
雪峰慧深(一則)
天衣聰禪師法嗣
投子道宣(一則)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玨禪師法嗣
雪竇智鑑(一則)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一則)
雪竇宗禪師法嗣
廣福道微(一則)
青原下十六世
雪竇鑑禪師法嗣
天童如淨(二則)
華藏祚禪師法嗣
東谷　光(一則)
青原下十七世

天童淨禪師法嗣
鹿門　覺(一則)
青原下十八世
鹿門覺禪師法嗣
青州一辯(二則)
直翁舉禪師法嗣
天童雲外(一則)
青原下十九世
青州辯禪師法嗣
磁州大明(一則)
慈雲　覺(一則)
玉溪圓通(一則)
普照寶(一則)
天童岫禪師法嗣
雪竇大證(一則)
青原下二十世
大明寶禪師法嗣
王山　體(一則)
青原下二十一世
王山體禪師法嗣
雪巖　滿(二則)
勝默　光(一則)
青原下二十二世
雪岩滿禪師法嗣
萬松行秀(二則)
竹林巨川(一則)
青原下二十三世
報恩秀禪師法嗣
萬壽福裕(二則)
報恩從倫(一則)
青原下二十四世
萬壽裕禪師法嗣
嵩山文泰(二則)
中林智泰(一則)
太子久善(一則)
安平守讓(一則)
青原下二十五世
嵩山泰禪師法嗣

寶應福遇(一則)
靈岩　潔(一則)
青原下二十六世
寶應遇禪師法嗣
香嚴文才(一則)
靈巖潔禪師法嗣
天界道成(二則)
寶應達禪師法嗣
太原　斌(一則)
盤山　遇(一則)
封龍就禪師法嗣
天慶義讓(一則)
青原下二十七世
香嚴材禪師法嗣
松庭子嚴(二則)
佛岩　稔(一則)
古蔡　元(一則)
靈谷謙禪師法嗣
靈谷正映(一則)
空相珪禪師法嗣
天寧　壽(一則)
天慶讓禪師法嗣

卷三

青原下二十八世
松庭嚴禪師法嗣
嵩山了改(二則)
青原下二十九世
嵩山改禪師法嗣
嵩山契斌(一則)
青原下三十世
嵩山斌禪師法嗣
定國可從(一則)
青原下三十一世
定國從禪師法嗣
月舟文載(一則)
青原下三十二世
月舟載禪師法嗣

宗鏡宗書(一則)
青原下三十三世
宗鏡書禪師法嗣
少室常潤(一則)
廩山常忠(一則)
蓬鵲圓佐(一則)
青原下三十四世
少室潤禪師法嗣
大覺方念(一則)
嵩山正道(一則)
稟山忠禪師法嗣
壽昌 慧經(四則)
青原下三十五世
大覺念禪師法嗣
雲門圓澄(一則)
壽昌 經禪師法嗣
博山元來(四則)
東苑元鏡(二則)
壽昌 元謐(一則)
鼓山元賢(二則)
青原下三十六世
雲門澄禪師法嗣
弁山明雪(一則)
寶壽明方(一則)
東山明復(二則)
愚菴明盂(一則)
博山來禪師法嗣
瀛山智閬(六則)
檀度道密(三則)
雪峰道舟(一則)
竹山道嚴(一則)
天湖道丘(一則)
博山道奉(一則)
開府道裕(三則)
祠部端伯(一則)
東苑鏡禪師法嗣
天界道盛(二則)
鼓山賢禪師法嗣

鼓山道霈(一則)
青原下三十七世
瀛山閻禪師法嗣
華嚴弘恩(四則)
日親弘麗(五則)
鼎湖弘贊(二則)
瀛山成巒(一則)
檀度密禪師法嗣
栖霞弘依(二則)
潛菴弘乾(一則)
廣胤弘標(一則)
博山奉禪師法嗣
博山弘瀚(一則)
天界盛禪師法嗣
攝山大成(一則)
壽昌 大奇(六則)
石塔大忍(一則)
青原大然(一則)
青原弘智
弁山雪禪師法嗣
青龍淨斯(一則)
雪岩淨瑩(一則)
愚菴盂禪師法嗣
萬壽淨(一則)
東山溎禪師法嗣
顯聖淨寶(一則)
普明淨曄(一則)
弁山雪禪師法嗣
青龍淨斯(二則)
雲岩淨瑩(一則)
義山淨訥(一則)

南海寶象林慧弓詷禪師宗門拈古卷四

書記傳一錄

洞山宗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青四雲岩晟嗣)

僧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峰以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

拈云：「至實不華，至詞不飭。洞山答處，非親從那畔透底翻身來，何能示此銀壁千尋之句？即使木人聞之，直得汗流汁背矣。所以後來兩箇漢被僧問著，亦竟無容措語。秖如今日還可商量麼？咄！惜取舌頭好。」

洞山因雪峰上問訊，師曰：「入門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峰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峰無語。雲居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道。」

拈云：「詷上座見老漢纔問時，向道：『語即不無。』秖恐和尚不信是家裏話。」

洞山上堂：「有一人在千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

拈云：「洞山滿掌撒珍珠，遍地全無落半顆。雲居當臺抽寶鏡，森羅齊共納殊形。父子敲唱，妙挾圓機，可謂天然首尾。雖然，秖如此人面目畢竟又作麼生？玉兔未臨光透戶，金烏常照不當門。」

洞山因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

拈云：「若是本來師，莫道年牙相似，即恐名貌亦不相似。何故？若相似，何異泥牛？所以老漢不待伊進語便撥轉機輪，可謂巧於回互，獨惜者僧當面錯過耳。秖如雲居代語，是躡前蹤？不躡前蹤？伶利者請試著眼。」

洞山因雪峰般柴次，乃於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者裏？」峰無語。

拈云：「雪峰臂腕儘有千尋，舌頭僅可寸半。洞山眼察秋毫，爭奈[月*唇]拖數量？然今且置，秖如重多少又如何秖對？連皮鼻

孔總七斤。」

洞山因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

拈云：「洎合恁麼承當。」

洞山示眾：「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為佛。」

拈云：「三箇老古錐，盡力道不出者箇邊量也。一人名位不得、一人色聲不得、一人同盤不得，撿點將來猶未可在。何故？向上一路還著得如許淆訛麼？」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如死人舌。」

拈云：「滿口道不得。咄！更須截卻。」

洞山因官人問：「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

拈云：「洞山秖知落草為人，不覺通身泥水。法眼無端插嘴，理人閒事長無明。當時官人倘向道：『註則且置，畢竟喚什麼作心？』者兩老漢又作麼開口？」

洞山因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茅。」

拈云：「洞山把火後，一莖茅遮蓋，生緣露裸裸。我當時若見，為伊拈卻，喚醒亡僧。」

洞山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床後立。幽曰：「和尚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

拈云：「洞山背後納缺，幽公當面吃瞞。若不放過，某甲也有三十。」

洞山因僧問：「蛇吞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

拈云：「不彰且置，秖者不睹可煞淆訛。若直不睹，則雙目現存；若睹，則話頭何在？向者裏著得一句語，便許闍黎救取蝦蟆，蝦蟆不異闍黎，闍黎與蝦蟆無別；若著不得一句話，莫道蝦蟆被吞，闍黎亦無出身之路。速道！速道！」

洞山曰：「一大藏教，秖是箇之字。」

拈云：「洞山恁麼判教，可謂曲為今時，爭奈賺人向葛藤窠裏重打一遶？」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因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山曰：「瞞曹山一人即得，怎奈

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無鑒得箇不恁麼。」山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拈云：「鏡清雖能置色身于空劫以前，爭奈被曹山印破？曹山固善出人事理，何異四皓與儲皇定是非？詗上座又且如何？不如逐伴歸山去，長笑一聲煙霧深。」

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山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山曰：「月落後相見。」

拈云：「莫向明中鬥額，須從暗裏翻身，直令文彩縱橫，不露金針雙鎖，此曹山真切為人曲垂方便處也。若夫全身兼到，明暗俱泯，又當另開隻眼。」

曹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拈云：「直饒井驢絕覷，更須密移一步。何故？寶殿無人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

曹山因僧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第一月？」師曰：「險。」

拈云：「夜半騎牛鳥道歸。」

曹山因僧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一二三四五六足。」

拈云：「曹山費盡口手打算，依然遺失二人。何故？不見道：點即不到。當時者僧見道過手來，即拍掌一下，看伊又作何折合？」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令侍者送褲與一住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娘生褲。」竟不受。師卻令侍者去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對。後遷化，燒得舍利，持似師。師曰：「直如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一轉語好。」

拈云：「雲居令侍者送褲不是好心，此道者不受恰好，但笑其自不唧溜，說有娘生，豈不惹出娘未生時禍事？後來舍利且置，秖如侍者來問詗上座：『娘未生前著箇甚麼？』答云：『如和尚著底。』」

雲居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粗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

拈云：「一則入水不動波、一則楊波不撥水，父子相為敲擊，曲徹回互之機則不無，爭奈總不出箇乾濕。」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者田庫奴。」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曰：「者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沿臺盤乞兒。」

拈云：「者僧雖解周旋回互，不犯機輪，爭奈被人壓良為賤。當時倘待問你：『作麼生會？』便復禮拜出去。雲居縱有手眼，也難草草設施。」

雲居參洞山，山問：「汝名什麼？」師曰：「道膺。」山曰：「何不向上道？」師曰：「向上則不名道膺。」山深肯之。

拈云：「雲居道：『向上則不名。』畢竟名箇什麼？若謂千聖也無開口分，也秖是明得尊貴一路耳。至如不居尊貴位，又當如何論量？噓！訶上座不怕斷舌那。」

雲居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識。」

拈云：「雲居向絕頂無人處下箇真切入鏖手，爭奈者僧當面錯過。雖然，直饒會案山子，猶有主山雲更遮峰巒；直饒會得主山，猶有向上一竅在。且道：畢竟作麼生？孤迥迥，峭魏魏，可見不可睹，無你棲泊處。咄！恁麼為人下註腳，好與三十棒。」

雲居因僧問：「一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

拈云：「雲居道處，可謂周遮有餘，但未免教人向外打繞。象林則不然，燈滅暗來，千眼覷不及。且道：還有親疏否？」

雲居因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

拈云：「雲居若不休去，盡大地山河被尼乾子輩判入無因甲裏。雖然，未免令雲門謂已是葛藤，不能折合。當時待道：『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但云：『你卻伶利。』管教者僧自作勝解。」

撫州疏山匡仁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僧問：「靈機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

拈云：「疏山放則知時，且問：此牛兒什麼年畜得？」

隨州青林師虔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

息。」

拈云：「青林雖則委曲，為人覿面提挈。且道：離心意識是箇何物？絕凡聖路向那裏安身？若於此明得，便有參學眼，然須更買草鞋。何故？祖師門下說甚麼離絕？」

青林因僧問：「學人竟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時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時如何？」師曰：「亦無你回避處。」曰：「正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卻也。」曰：「未審向什麼處去？」師曰：「艸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撫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拈云：「者僧開死口于冷地，可謂知恩報恩。青林賣好手而接人，不免疏時便險。雖然，要知撫掌後語，卻是前箭猶可後箭深。」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僧問：「無邊身菩薩為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

拈云：「據龍牙道，是則如來無頂相。因甚古人云『毘盧頂上行』？明眼衲僧試為端的。」

龍牙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問最苦。」報慈云：「此問最好。」

拈云：「兩尊宿答處似則最切，然撿點將來未的的在。何故？西來意苦好不涉。」

龍牙因僧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

拈云：「騎賊馬趕賊，好手則不無。龍牙若是象林，但云：『擎世界則且置，汝甚麼年中見維摩？』倘纔擬答，便驀頭打出。」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師將順世，焚香，白眾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加趺而坐，息隨煙滅。

拈云：「此老臨末尚要賣弄風流且勿論，秖如息隨煙滅，生平道業行解向甚處著落？若定當得，便見白水未曾涅槃。」

益州北院通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因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為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

拈云：「直饒言下知歸，已落飛猿嶺外。」

京兆府蜆子和尚(青五洞山价嗣)

混跡閩川，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

拈云：「此老不妨奇怪。試問：伊當時得何道理，便以蝦蜆充腹？若見有眾生，則道眼何在？若謂本無眾生，又爭奈目前何？欲見蜆子受用，須於此透過始得。」

京兆府華嚴休靜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間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拈云：「首座開口延禍，帶累聖僧著忙。維那白槌生端，致連漆桶吃訝。若是詗上座見問時，秖向道：『動著坐著俱痛棒，大家出手幾安閒？』」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僧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什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撿點。」

拈云：「九峰指處，倘作色看，則喪失見精；不作色看，則弭縫眼孔。直饒踢倒香臺，猶須吃象林痛棒。何故？不見道：喚作色得麼？」

台州幽栖道幽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師一日齋時入堂，白槌曰：「白大眾！」眾舉頭，師曰：「且吃飯。」

拈云：「幽栖一翻特地，但曰：『且吃飯。』看他何等親切？雖然，不許嚼著一粒米。」

越州乾峰和尚(青五洞山价嗣)

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菴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

拈云：「雲門雖有利口滑詞，爭奈被乾峰鈍置？若詷上座見道更有向上一竅，但掩耳出去，卻令乾峰疑著。」

乾峰問眾僧：「輪迴六趣具甚麼眼？」眾無對。

拈云：「我若見問，向道：『佛眼亦不具。』何故？若具佛眼，即不見輪迴。」

乾峰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蹜？」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尚不奈何，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

拈云：「用白拈手換快人睛，乾峰慣得其便，所以超佛越祖之談不妨當機說破。」

乾峰因僧問：「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師以拄杖畫一畫，云：「在者裏。」後僧持此語請益雲門，門乃拈起扇子，曰：「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盤傾。會麼？」

拈云：「盡謂乾峰指路徑直，不知秖者一畫已是淆訛不少。後來雲門雖巧翻其拙，也是制文字以代結繩，轉見難堪。且道：畢竟如何？切忌向兩老漢未拈拄杖及扇子時著倒。」

乾峰因雲門問：「請師答話。」師曰：「到老僧也未？」曰：「恁麼則文偃在遲也。」師曰：「恁麼那！恁麼那！」曰：「將謂候白，更有候黑。」

拈云：「妙唱不干舌，善和不動唇，二大老一期巧弄，翻起威音以前白雪，揭露彌勒今後陽春，事存理應，偏正雙融。雖然如是，細檢將來，未免無風波匝匝。」

明州天童咸啟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者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與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腳好。」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秖如老僧與麼祇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

拈云：「大小天童解屙不解了，於時見道：『更買草鞋行腳好。』便呵呵大笑，豈不令者僧冷地省來，知撒潑相為？乃反問：『過在甚麼處？』真成龍頭蛇尾。」

天童因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者畜生。」師曰：「且坐喫茶。」

拈云：「伏龍將謂具獰惡神威，不受人控制，不知已上他茶中香餌。當時恰好向道：『若不伏得和尚，法座傾翻了也。』看天童老漢又如何管待？」

吉州禾山和尚(青五洞山价嗣)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

拈云：「禾山好箇大頂，青黯黯而風常顯，露堂堂而雲更遮，直饒具勢至、目連神足，也知渠踏不著。何故？無你著足處。雖然，禾山還須忌尊貴墮。」

潭州寶蓋山和尚(青五洞山价嗣)

僧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炎叢中駿馬嘶。」

拈云：「好箇畜生，無漏殿中猶不伏，卻來荒草裏藏頭露腳。」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與岩頭、雪峰同到德山。師出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議，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即是，打我太煞！」岩頭曰：「你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

拈云：「當時入門便棒，豈不千古是德山？若待擬議方打，何曾醫得死馬？倘欽山是箇仙陀，『你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但云：『幸在學人前徵此一問，若他人便笑和尚去也。』不唯令老漢咬舌，亦免得自家喫屈。」

欽山因僧參，師豎起拳，又伸掌，曰：「開即成掌，五指參差。」復握拳，云：「如今為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卻豎起拳，師曰：「你恁麼秖是箇開合漢。」

拈云：「就一手說差別，智已全彰。欽山得稱善巧，然為人處猶尚欠在。當者僧卻擬豎拳，亟應喝云：『隨語生解，有甚麼限？拳未豎時，道將一句來。』豈但撥開一時活路，亦救得後來一隊漢不死向拳頭下。」

欽山因僧寫師真呈，師曰：「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眾僧看取。」

拈云：「者僧恰好向云：『莫道似我，看來亦不似渠。』何故？若似和尚，便無藏身處。老漢後來自代：『眾僧看取。』真箇不識羞恥。」

瑞州九峰通玄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

拈云：「訶上座則不然。他人且莫論，汝今自心見在何處？作何面貌？咄！切莫亂卜度。」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青五洞山价嗣)

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啞子傳來信。」曰：「傳甚麼信？」師乃合掌頂戴。

拈云：「白馬答處則固玄，盡善則未在。何故？不見道：切忌從他覓。若待傳來，堪作甚麼？」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青六曹山寂嗣)

一日，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什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什麼？」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

拈云：「前此道不是原因，眼正後卻拈枕子，斷不隨邪。者僧未諳金峰曲示結角羅紋，不犯當頭錦縫，又寧能免不落他窠裏而別有脫身活路乎？當時倘道：『和尚即不妨向某甲喚甕作鐘，某甲終不敢對和尚指鹿為馬。』老漢又如何折合？」

金峰因僧問訊次，乃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為什麼打某甲？」師曰：「我要者話行。」

拈云：「當時若道：『某甲已為流通，和尚幸不有疑好。』金峰者一掌又向何處著落？」

金峰因僧掃地次，師問：「你作甚麼？」僧豎起苕帚。師曰：「猶有者箇在。」曰：「和尚適來見箇甚麼？」師豎起拄杖。

拈云：「者僧好箇苕帚，秖是不會受用。當時見問：『作甚麼？』便放下叉手而立。金峰縱有拄杖，亦換人眼睛不得。」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青六曹山寂嗣)

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即求出。」

拈云：「曹山求出即不無，秖是無路。象林則不然，東方來者東方合，南西北方依次合。何故？不許同流成合污，應知隨色是摩尼。」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青六曹山寂嗣)

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

拈云：「鹿門雖有為人之口，且無活人之手。者僧道：『佛眼辨不得。』即應驀脊便棒。何故？不可教伊繫在無影樹下。雖然，秖者亦是茫茫。且道：是成褫伊？非成褫伊？明眼者不妨撿點。」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青六曹山寂嗣)

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眾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

拈云：「洞山固善保任，未免已落崖頭。若是活解翻身底漢，只消道箇墮也破也。」

華州草菴法義禪師(青六曹山寂嗣)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

拈云：「炒則且從，敢保草菴嚼不破。」

撫州曹山光慧禪師(青六曹山寂嗣)

僧問：「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款款莫磕損。」

拈云：「一等是堪笑，喚琉璃作水晶。」

撫州曹山智炬禪師(青六曹山寂嗣)

僧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
　拈云：「縛則也不難，切忌瞥地失卻繩子。」
曹山因僧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
　拈云：「詗上座恰好要道，秖恐你眼聞。」

衡州育王弘通禪師(青六曹山寂嗣)

僧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針眼裏打筋斗。」
　拈云：「直饒一打萬八千，也秖是針眼裏伎倆。詗上座從來不解捏怪，但秖道：『眼毛頭上撲流星。』」
育王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影裏見方親。」
　拈云：「者裏有三十棒要打育王。為什麼讋？不合教者僧向光影中作活計。詗上座即今也好喫三十棒，為伊添注腳。秖如本來身，豈待回光處見？若待回光處見，是始覺身非本來身矣。畢竟如何？遍界不逢常覿露。」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青六雲居膺嗣)

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
　拈云：「撞瞎雙眸兩眼看。」
同安因僧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者裏作麼？」
　拈云：「者僧恰好進語：『若不來，和尚疑某甲未休在。』」
同安因僧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
　拈云：「好箇答頭，秖是撮不上手。」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薇。」曰：「忽遇客來，如何秖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啣歸。」
　拈云：「滿而不溢，虛而常盈。同安氣宇如王，開口婉然尊貴。故其尋常受用，初無珍御可驚，已令短販樵人，真自嗟慚無分。秖今象林家風，也不可太過不及。且道：又作麼生？繞屋泉長飛玉液，照床月每瀉銀濤。忽遇客來，將何秖待？無米油餈充小頓，空盤胡餅足饑餐。」
同安因僧問：「未有者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人也。」師曰：「作何行履？」

拈云：「劫前運步，須知步步成蹤；市裏橫身，要識身身無影。同安慣拈洞嶺初秋草，引使泥牛出海濤則且置，獨惜者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為可太息耳。雖然，到此時也，三世諸佛直得口挂壁上。噓！恁麼那？」

同安因僧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今時，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拋梭不亂絲。」

拈云：「見聞不及處，聲色崢嶸；事理全彰時，覺知寂滅。咄！倒騎駿馬驟岑樓，踏碎潭中無影樹。」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青六雲居膺嗣)

僧問：「無佛無眾生時如何？」師曰：「甚麼人如此？」

拈云：「歸宗要從碧潭深處鉤出獰龍，堪笑者僧素非神物。當時拂袖出去，豈不令老漢疑著？」

池州嵇山章禪師(青六雲居膺嗣)

師在投子作柴頭，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卻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可惜許一碗茶。」

拈云：「當時放下茶碗又作麼生？雖然，秖如投子道：『可惜許。』為森羅裏道？森羅外道？試商量看。」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青六雲居膺嗣)

僧問：「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

拈云：「若是無根樹，甚處著不得？如今著不得且置，畢竟喚什麼作無根樹？還會麼？天帝有心難可致，月宮無影更難尋。」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青六雲居膺嗣)

參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卻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

拈云：「『珠在什麼處？』『適纔已呈和尚。』佛日當時下得此語，也省得同安賊過後放炮。」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青六雲居膺嗣)

僧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閒卻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

拈云：「善發人者不在於華詞，雲居秖就日逐平常邊提箇閒卻句，便令者僧曠劫攀緣立摧于當念。雖然如是，撿點將來猶欠為人為徹在。何故？不見道：靈雀不栖無影林。」

蘄州廣濟禪師(青六雲居膺嗣)

僧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

拈云：「和尚放某甲過即便喚，何故？慮觸尊諱。」

歙州朱溪謙禪師(青六雲居膺嗣)

韶國師行腳時到參，值犬咬靈鼠聲，韶便問：「是什麼聲？」師曰：「犬咬靈鼠聲。」曰：「既是靈鼠，因甚麼卻被犬咬？」師曰：「咬殺也。」曰：「好箇犬。」師便打。韶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便休。

拈云：「朱溪橫身為物，可謂曲盡婆心。國師搖舌當機，未免空挨屈棒。二大老驀地激揚，善圓賓主固足仰。若是象林見道：『莫打某甲。』便更與一棒。豈不為太平寰宇特斬痴頑乎？」

朱溪因造佛殿畢，一僧同看。師曰：「此殿著得什麼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箇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秖對和尚。」

拈云：「善提綿密之機，使功位齊轉，發明於言下，朱溪不失為哲匠矣。但者僧若在象林門下，便放過不得。何故？取次和詶，小人智巧。」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青六疏山仁嗣)

因演化在湖南報慈，值上堂次，化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云：「誰無？」不契，遂請益師。師曰：「汝但問來。」化理前問，師曰：「誰有？」化於言下大悟。

拈云：「報慈、護國可謂竭力為人，但說法則不可。何故？道有、道無，與真如何涉？演化當時言下契悟，亦自喫枉不少。」

護國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

拈云：「異類中行且放，護國若論梵音，猶是弄巧成拙，應更喫棒。為何如此？南北翻譯，語滯鄉談，使勝義不顯。」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青六疏山仁嗣)

師初問疏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者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

拈云：「那邊消息，鐵蓋銀函，不因疏山揭露，石牛踏便無地，靈雀飛豈有天？雖然，也秖提唱得一邊。」

靈泉因僧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子看洛陽。」

拈云：「靈泉不妨奇怪。且道：淮南船子具什麼眼？若是無情眼，即不應能看；若是有情眼，船本木做，又作麼生為看？於此定當得心印，即日交代。」

撫州疏山證禪師(青六疏山仁嗣)

僧問：「如何是聲色混融句？」師曰：「不辨消不及。」

拈云：「入理深談，還他證老。若是覿面提持，象林別資一路：風來水面時。」

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青六疏山仁嗣)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人不問。」

拈云：「問在答處，答在問邊，百丈慣得其便。若是一向如斯，連青州衫子俱被訶上座勘破。」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青六疏山仁嗣)

參疏山，問：「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偪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偪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秖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

拈云：「偪塞虛空，且道：疏父子當時向甚麼處相見？有能道得，十方世界在你眉睫上；如或不然，當下被剎那鈍置。」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青六青林虔嗣)

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即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

拈云：「直饒伶利向老漢仰面處省去，已好喫象林手中苕帚柄。況禮拜方磕著，堪甚麼彫琢？雖然，青林也不能無過。既無用心處，良久作甚麼？」

石門因僧問：「猛虎當軒時如何？」師曰：「性命不存。」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任咬嚼。」

拈云：「石門行劍刃上事，可謂任緣放曠。然若不從遷祖，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處？再蘇起來，未免郎當太煞。」

韶州光龍諶禪師(青六青林虔嗣)

上堂，良久曰：「不煩珍重。」

拈云：「龍光欲截斷玄微，不知更愈形文彩。當時倘有人向道：『和尚話墮也。』老漢又如何折合？」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青六青林虔嗣)

僧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

拈云：「廣德恁麼為人，稱堪輿先生尚不可。何故？千丘萬丘秖是亂葬墳，未曾點出正穴，焉能發得尊貴？象林則不誤主，固教伊當處死、當處埋，倘有人信得好，急向者裏死來。」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青六白水仁嗣)

常創溫室，施水給藥為事。有比丘患白癩，眾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既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

拈云：「遇白癩，勉自力洗之；見異香，塑大士藏之。雖似好事讓他人，寧知自己失卻鼻孔？重雲被比丘惑亂則且置，且道：此比丘畢竟是什麼人？若能識得，尊貴位中留不住；如識不得，又隨明月宿蘆花。」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青六龍牙遁嗣)

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秖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者箇梢郎子未遇人在。」

拈云：「者僧既向鏡裏迷頭，報慈不合就空中著楔。若是象林，也不消得。何故？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

報慈因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良久，卻召僧，僧應諾。師曰：「汝去，別時來。」

拈云：「者僧若是仙陀，於良久次，向道：『和尚好睡。』便出去。老漢縱欲瞞人，知做伎倆不得。」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青六龍牙遁嗣)

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

拈云：「如今不好觸諱，倘問：『不安排時如何？』但云：『某在斯。』雖然，我且問你：者真人甚麼年行道？」

洪州同安威禪師(青六九峰滿嗣)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兔未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

拈云：「象林不似同安金雕翡翠、玉繡麒麟。倘有問時，秖向道：『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

京兆府香城和尚(青六北院通嗣)

初參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

拈云：「香城被賺則且置，北院恐亦未免猶自喫瞞。何故？曾為蕩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瑞州上藍慶禪師(青七洞山延嗣)

師初參雪峰，問：「如何是雪峰的的意？」峰以拄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笑。

拈云：「上藍應諾，真箇鹵莽承當；雪峰大笑，直是奈何不得。若要明的的意，總須來象林喫拄杖。」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青七鹿門真嗣)

僧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麼處著得汝？」

拈云：「者僧好一片穩密田地，自是不會受用，無端被谷隱遍撒熱鐵蒺藜，至今著腳不得。且道：當時下得什麼語，始得放曠自由？咦！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益州崇真禪師(青七鹿門真嗣)

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

拈云：「撮得電光是好手。」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青七鹿門真嗣)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拈云：「鹿門好箇清淨法身，隨著支干裏轉。詞上座尊造又且如何？子時當正位，不貴是威音。」

蘆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青七鹿門真嗣)

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一指。

拈云：「若向佛手豎指處著倒，捏目生華；不向豎指處放參，拍盲求路。直饒總不作箇見，也是烏龜眠死水。畢竟如何？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洪州同安志禪師(青七同安丕嗣)

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即差。」

拈云：「同安提持向上一路，可謂應無跡、用無痕，但撿點將來，未免猶彰標的。」

袁州仰山和尚(青七同安丕嗣)

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雲峰下猿啼蚤，碧嶂巖前虎起遲。」

拈云：「者裏若作境會，參學事畢全未還家；若不作境會，擇法眼無坐堂安妥。且道：作境會即是？不作境會即是？若人道得接手句，許伊親見仰山、象林，更與三十棒。」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青七嵇山章嗣)

僧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花向半天開。」
拈云：「老老大大，賺人向虛空裏踏步。」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青七歸宗惲嗣)

僧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
拈云：「那邊消息，歸宗固善提撕，若要截斷洪流，不得動著柁柄。」

隨州智門守欽禪師(青七護國澄嗣)

僧問：「兩鏡相照，為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頭。
拈云：「掃除建立，回互交加，自非作家老手，無能應機自在。詗上座于智門落艸處更資一路。『兩鏡相照，為什麼中間無像？』頭角不堪。『鏡破臺亡時如何？』混然無諱。且道：還通商量也無？不妨明眼。」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青七護國澄嗣)

僧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
拈云：「向者裏著得一隻眼，好箇不快活漢。」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青七靈泉仁嗣)

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為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
拈云：「大陽恁麼省去，於靈泉門下可稱快俊。若在象林，此間正好喫棒。何故？待人叮囑見淆訛，氣宇堪來作何用？」

大陽因僧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咬腰帶。」

拈云：「象林則不然，老鼠勘破阿姨禪。」

瑞州五峰紹禪師(青七五峰遇嗣)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床，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

拈云：「五峰好一拍，秖是無人和得。詷上座秖今和去也。」遂拍膝，云：「若不是仙陀，落七落八。」

襄州廣德義禪師(青七廣德延嗣)

僧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

拈云：「我當時倘在，向道：『烏有先生，今在縣裏告和尚，不合私占官田。』他若眼目定動，教露柱連馬擒下，待樓至佛來乃發落。」

廣德因僧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師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

拈云：「具驅耕奪食之作，方可以接人天；無撒手翻身之能，不足以稱師子。廣德逢危，知不吝慈悲矣，爭奈者僧一死更不再活。」

廣德因僧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冰無火，斯須紅炎生。」

拈云：「直饒信得冰即是火，猶未免依生物解。況待斯須轉來，堪作甚麼？」

襄州廣德周禪師(青七廣德延嗣)

僧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遍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

拈云：「續不得且置，且問：此絃斷來多少時？若人定當得，便信敲空有韻，擊水無聲；若定不得，薔薇與桃李對談，總然春夢。」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青七石門蘊嗣)

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
拈云：「石門酬機，慣用無星秤子。象林則不然，有問：『年窮歲盡時如何？』但向道：『一般歲序如流去，何許人家特地愁？』」

唐州大乘山和尚(青七含珠哲嗣)

僧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子裏[跳-兆+孛]跳，斗子裏轉身。」
拈云：「大乘雖能逆往順來、上翻下轉，秖不出箇升斗。若論四方八面事，須是門前剎竿上布幡子。」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青八同安志嗣)

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
拈云：「千尺烏龍井，覷著立時盲。」
梁山示眾：「南來者與伊三十棒，北來者與伊三十棒。」
拈云：「象林門下直饒非南北來者，與伊三十棒。者裏還有三十棒，且道：與什麼人？若能識得此人，三十棒一棒也不較。」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青八護國遠嗣)

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卻階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拈云：「老漢若不解開火裏蜘蝀口，幾成吞吐不下。營將恁麼省去，也是逼狗上高墻。」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青八大陽堅嗣)

僧問：「如何是不墜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拈云：「北禪雖稱作家宗師，爭奈隨日月下走。如今有問象林，但向道：『山青水綠。』」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青八石門徹嗣)

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

拈云：「若作佛法商量，累他石門眉毛墮落。」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青八石門徹嗣)

僧問：「如何是諸聖為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

拈云：「若恁麼流布將去，曹溪一路平沉。者僧未具參學眼且置，北禪好與三十棒。」

太原筠首座(青八石門徹嗣)

一日荷鉏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鉏便行。

拈云：「功位齊轉，照用臨時，太原可稱作者，但攜鉏便行，為人處則未徹。當時見道：『莫便當也無？』倒拈鉏柄，驀頭便打，豈不令者僧知格外風規？」

東京普淨常覺禪師(青八歸宗章嗣)

給事陶穀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

拈云：「問得恰好，答得也奇，但撿點將來，秖成得箇問答。我者裏則不然，諸相不惡，用離作麼？倘若更問：『畢竟如何？』呵呵大笑，云：『詞上座要留舌頭喫飯。』」

襄州谷隱知儼禪師(青八谷隱靜嗣)

僧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拈云：「谷隱秖知竭力為人，不覺全身落草。」

郢州大陽警延禪師(青九緣山觀嗣)

問僧：「甚處來？」曰：「洪州。」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即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噩。」師曰：「者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

拈云：「者裏合代這僧兩轉語。『先師在麼？』也知和尚掛念。『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和尚大似不肯先師，不然，降尊就卑

又爭得？」

大陽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

拈云：「大陽家風儘有滋味，秖是無啗嗽處。」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青九梁山觀嗣)

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眾笑汝。」

拈云：「者僧被藥山鈍置則已，格外之談畢竟作麼生道？三面黧奴腳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青九梁山觀嗣)

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拈云：「羅紋被者僧一問，直得腳跟露出。雖然如是，回頭即沒交涉。」

鄧州廣濟禪師(青九石門遠嗣)

僧問：「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拈云：「庭柱傷寒，和尚要須替他忌口始得。者僧倘能下得此語，廣濟當時立地汗流。」

濠州南禪聰禪師(青九北禪感嗣)

僧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拈云：「南禪雖則善指根源，要且不出三種病人疑處。」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青九谷隱儼嗣)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啞人歌。」

拈云：「祖師好箇西來意，無端被谷隱將二種病人樂事抹煞，引得一類偏空枯寂漢亂向絕音聞邊錯會。」

南海寶象林慧弓詷禪師宗門拈古卷五

書記傳一錄

洞山宗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十大陽延嗣)

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秖知金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

拈云：「一答問間，具顯扇海一千六百由旬之勢，其傑出群類之英姿可想也。秖如威音前一箭，且道：是甚麼人製造？有能識得，可一目古今。」

投子因芙蓉問：「祖師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麼？」師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蓉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摵曰：「汝發意來，蚤有三十棒也。」蓉忽開悟，禮拜便行。師曰：「且來，闍黎！」蓉不顧。師曰：「汝到不疑之地耶？」蓉掩耳而去。

拈云：「投子分付早棒，未免教壞他男。芙蓉掩耳便去，不知已入行家，雖則節拍驚人，看來總須好笑。且道：好笑箇甚麼？不妨疑著。」

惠州羅浮顯如禪師(青十大陽延嗣)

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耶？」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者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事理不二，善自護持。」

拈云：「若是不彰名三昧，何得印為事理不二？大陽真箇證龜成鱉。」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青十大陽延嗣)

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秖數，日月未生前。」

拈云：「興陽被金部搔著痒處，不覺和身便倒。且道：日月未生時，為甚麼人說法？泥牛親合掌，石馬暗點頭。」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青十大陽延嗣)

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師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

拈云：「若有箇路可入，大陽不止瞞人。白馬言下省去，猶是夜行踏白。」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青十大陽延嗣)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虛。」

拈云：「回照絕幽微，乾明一口道盡也。雖然，佛法大意，虛不虛，沒交涉。」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青十梁山岩嗣)

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拈云：「魯祖直是不欲見人，梁山唱為省力。即饒省得力時，便已平地吃交。」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青十道吾詮嗣)

官人問：「無鄰可隔，為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

拈云：「若是象林，教伊拈卻鼻孔。」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青十一投子青嗣)

在投子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陶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閒去。」

拈云：「大功不宰，芙蓉固善抽身，獨猶受人安排，不無令旁觀者咬齒。」

芙蓉因僧問：「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

拈云：「芙蓉直下把斷要津，令人定動不得，真是作家宗匠，善用惡辣鉗鎚。簡點將來，猶帶煙水痕。作麼生得泯徹去？急觀蛾眉未露時。」

芙蓉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岩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

拈云：「如斯話會，誰不觀音？雖然，詞上座今日要與補陀、芙蓉同得相見，又作麼生？拈卻鼓，拋鶯舌，道將一句來。」

芙蓉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眾人皆見。」曰：「未審見個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

拈云：「眾人皆見，自是大方家風，但論年撕打，未免煩勞尊力。」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青十一投子青嗣)

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

拈云：「詞上座則不然，六六三十六，者邊明未全，那邊暗不足，具眼衲僧莫教亂卜。」

長安福應文禪師(青十一投子青嗣)

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為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床，下座。

拈云：「既言龜毛拂逼塞虛空，且道：福應尋常向甚麼處開口？有能端的得，許伊有語話分。」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青十二芙蓉楷嗣)

上堂，舉：「德山示眾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秖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秖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拈云：「為眾竭力，禍出私門，兩尊宿俱難豁免。何故？不合將我宗偏說有無，賺惑人家男女。象林者裡秖要句句中須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東京淨因法成禪師(青十二芙蓉楷嗣)

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個是佛祖向上事？有個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眾！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

拈云：「若論向上事，饒伊淨因竭盡，智巧也提唱不全。何也？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只如無佛無祖，又殺個甚麼？端的將來不無寐語。且作麼生商量，始能免得遭他脣吻？論劫飄零常晏坐，通身泥滓淨無塵。」

淨因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拈云：「淨因驀向無人世界擲石驚群，倒回衲僧海會鼓唇揚己，雖則殊添意氣，未免笑殺旁觀。詞上座路見不平，只得拔刀相助。當時踢翻木杓、拗丟露柱，卻問伊：『將什麼作歸元方便？』即任不落方便道得完全，也須要罰口大心虛。何故？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青十二芙蓉楷嗣)

示聰藏主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情無、見無、語無，拽住便問他：『你是何人？』」

拈云：「洞山老祖三種驗人秘旨，被寶峰將箇有無翻註破裂俱盡。恁麼見解，驢年去在。咄！你是何人？」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青十二芙蓉楷嗣)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

拈云：「石門不有後語，一圓古鏡內盡是千妖百怪也。倘或有問象林：『古鏡未磨時如何？』向道：『佛祖也無覓處。』『磨後如何？』滿目山河影不彰。『為甚麼如此？』從來不涉世間事。且道：與古人相去幾何？」

西京天寧禧誧禪師(青十三芙蓉楷嗣)

師臨終，謂眾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示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脅而化。

拈云：「末後句莫道天寧不會，直饒從上祖祖不思議也都不會。德山當時雖稱快便，然猶會不徹，秖得三年活，所以一箇箇盡被推倒，至今無人解扶起。」遂顧左右，云：「訶上座即今扶起也。還見麼？且道：是箇甚底？」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青十二芙蓉楷嗣)

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

拈云：「若不深埋，便形文彩。」

鹿門因僧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遍身紅爛，不可扶持。」

拈云：「若是闡提家男女，不妨顛酒更風流。」

太傅高世則居士仲貽，號無功(青十二，芙蓉楷嗣)。

參芙蓉，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前別有一簾明。」

拈云：「太傅秖知賣弄風流，不顧腳跟欠點。為甚麼噇？將為別有一簾明。」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青十三丹霞淳嗣)

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長蘆不得。」

拈云：「倘世尊當日一默到涅槃，不但省得幾挑氣力，亦令一切聖凡人天共皆罔措。無端自破口戒，致使後來兒孫議長論短。然今且置，且道：未出母胎向甚麼處覓世尊？直饒長蘆不被所瞞，我要問渠：甚麼年時得者消息？」

長蘆上堂：「口邊白樸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

拈云：「長蘆恁麼舉揚，大似坐贓斷枉，消費如許彎曲，剖盡籓籬堂奧，卻不知喚什麼作門？甚麼處不是門？雖然，秖如不出門者是什麼人？咄！閉口深藏舌好。」

長蘆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污染底麼？」良久，曰：「者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

拈云：「南岳道：『污染不得。』長蘆道：『洗脫不下。』兩尊宿當面淆訛，惑亂人不少在。詗上座要直截剖似也不難，且問：者一點落在什麼色裏？」

長蘆因僧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

拈云：「若作一色論量，埋沒宗風；若謂類之弗齊，埋沒自己。畢竟如何？且莫犯諱。」

長蘆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

拈云：「古者道：『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為什麼長蘆又道：『山僧底箇山僧知，諸人底箇諸人說。』恁麼疑誵，若為相悉？噓！有口不會喫飯者多。」又云：「我當時若在，向道：『和尚且合取好。』」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青十三丹霞淳嗣)

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拈云：「斫不入處，其中事盡情剖析，而無刀斧之痕，須知天童好手。秖如好手之中，又莫別有商量處也無？蟻齒咬崑崙，蚊針測渤海。」

天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

拈云：「當時但道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便恁麼休去。豈唯俾伊騰騰野老不知天子之獨尊，卻能任彼涓涓寒月閒徹無人之古渡？咦！」

隨州大洪慶預禪師(青十三丹霞淳嗣)

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土，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

拈云：「善指路頭而不動口手者，必能教人善奔走而不觸當途，吾於大洪上堂庶幾矣。雖然，及其至也，猶不能不落于長短。詗上座爰補其不足：鶯歌柳舞適然會，嬈亂春風好一場。」

處州治平湡禪師(青十三丹霞淳嗣)

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拈云：「治平如此舉揚，接引人天即得。若論實際家風，未免斲釘不密。何故？落霞與白雲錯莫，明月共蘆花參差。」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青十三淨因成嗣)

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眾，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拈云：「當時大眾見卓拄杖即散去，猶較些子。無端被伊召入葛藤窠裡，畢竟明得箇甚麼？即如老漢恁麼提持，雖則掉盡婆心一片，也秖是鉛刀割水。何故？峰巒纔露海雲遮。」

東京妙慧尼淨智禪師(青十三淨因成嗣)

上堂，舉趙州勘破婆話，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拈云：「大小趙州無端錯勘婆子，致累古今論量。妙慧雖欲分解，叵耐猶涉鄉情。詞上座不好彰揚，只得一齊掩卻。」

江州圓通真際禪師(青十三寶峰照嗣)

常有偈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裡已天明。」

拈云：「天台木上座云：『我悔當時不與圓通說破，致令伊向色聲明暗裡作活計，至今無出身之路。』眾中莫有為圓通雪屈者麼？出來！我且問你：不因聲色人言，且道：因箇甚麼？莫是因吹燈也無？且喜沒交涉。畢竟如何？三級浪高魚化龍，痴人猶戽夜塘水。」

興國軍智通景深禪師(青十三寶峰照嗣)

參寶峰，入室次，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以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卻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眾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

拈云：「本來無一物，放下箇甚麼？雖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大死翁臨終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炎，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拈云：「盡謂此翁得大死之道，因號大死，是則從日至年、從生至劫，剎那剎那無不大死矣。即今末後一著，且道：又作麼生？若云這回方稱大死，是為頭上安頭；若云更須大死，此回則平日所得便成虛妄。有人于此定當，得許渠親見大死；如或不然，未免被大死奪卻鼻孔。秖如他道：『向上還有事也無？』又作麼生道？待八十年後為你說破。」

衡州花藥智朋禪師(青十三寶峰照嗣)

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如或不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

拈云：「十方世界日用頭邊，總不出箇見聞覺知。花藥秖就見聞覺知裡提起箇是何時節，便乃當面和盤托出。還會麼？如不會，象林更資一路。且道：無影樹植在甚麼處？」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青十三石門易嗣)

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燄光中發異苗。」

拈云：「天衣若無後語，幾被蝦蟆勘破。」

西京熊耳慈禪師(青十三天寧誧嗣)

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屙，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峰染污他。染污他，莫啾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拈云：「東司頭不可向你說佛法，趙州則虔誠如彼矣。法堂前要顯般若應緣，信口便談撒屎撒尿，熊耳果頑賴若是乎？如今有能於此兩尊宿作用處著得一隻眼，許伊這邊、那邊；如或不然，未免被彼屙糸糸，染污了眼睛、惱亂卻鼻孔。」

越州天章樞禪師(青十三大洪智嗣)

上堂，召大眾，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往古來今，秖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莫莽鹵，眨上眉毛須

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拈云：「前言勸君休，後言須薦取，豈不話作兩橛？且問：既然休去，又薦取箇甚麼？直饒天章不為東村王老，我要徵渠，喚什麼作此道？」

明州天童宗玨禪師(青十四長蘆了嗣)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

拈云：「盡謂天童善指人道，俾趨向者直截歸家，不知叮囑處便是危坡萬丈。若非活解，翻身舉步即登時喪命。瑞塔者裏不可點賺於人，倘有問時，但對曰：『誰教你落井？』」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青十四長蘆了嗣)

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拈云：「鑿開鳥道，還他北山老婆；點出龍睛，須是象林瞎漢。當時見恁麼問，即劈頭便棒。何故？要令伊知些痛痒。」

真州長蘆妙覺禪師(青十四長蘆了嗣)

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者裏，為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

拈云：「雪峰秖要推人落塹，不知自己無出身之路。長蘆欲從險處架橋，爭免愈張荊棘？兩老漢捺胃作屁聲，手段被訶上座捉敗了也。還有為伊作主者麼？快出來自縛。」

明州雪竇聞菴嗣宗禪師(青十四天童覺嗣)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卻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卻你眼睛。」

拈云：「雪竇答處，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獨訶上座要問渠：或遇無眼鼻漢，又穿沒箇甚麼？」

雪竇上堂：「翠岩不是不說，秖為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為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本是生鉄，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

拈云：「作家宗匠別無奇特，秖要令人就尋常定動邊認取箇本來面目。所以道：露柱是木頭，秤錘是生銕。咄！得恁麼不顧舌頭。」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

拈云：「三世諸佛不能用烏豆法，所以畢竟要從娘母胎出現；歷代祖師不能會烏豆機，所以畢竟要假兒孫腳下行。雪竇者漢會即似會，用卻不得所以，畢竟不能塞斷詗上座舌頭。且道：如何是畢竟不能塞斷詗上座舌頭處聱？何不領話？」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青十四天童覺嗣)

謁宏智，入室次，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卻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為室中真子。

拈云：「大小淨慈向出入離微間計較。若我是天童，決不許作真子。雖然，佛過二千年，覓正知見者也難得。」

明州瑞岩石窗法恭禪師(青十四天童覺嗣)

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俱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

拈云：「祖師當年覓心了不可得，今那裏得如許多心漏洩？設有，也是瑞岩捏出底瑞塔，不學伊支離分別。既然頭頭合轍，但信口念南無阿彌陀、南無乾屎橛。何故？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青十四天童覺嗣)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艸，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拈云：「善權有兩負門，既是無法上堂，便應啞卻口始得。微塵國土不隔于毫端，市聲終不到孤岑，恐未知當否？象林不辭饒舌論量也。若更要何處求心，且莫向雨過山堂秋夜時著倒好。」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青十四大洪預嗣)

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覿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為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拈云：「便恁麼去時，十方大地皆是箇佛，色聲塞滿，何處更容慧力安身？三十棒教伊吃在。何故？不合把將聲色便當極頭，何況更賺人向天外著摸？」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青十四大洪預嗣）

示眾：「未得入頭須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

拈云：「首座若無無間歇，幾不成斷滅去也。雖然，猶未脫唱教家前科在。即如大洪恁麼道，是賞伊？是罰伊？」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青十四天衣聰嗣）

久侍天衣，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拈云：「者漢從巡更鈴邊撈得箇撥不動底影響，便自謂無人知得，何異宋人寶石燕住後更向人前賣弄？殊不知：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明州雪竇智鑑禪師（青十五天童玨嗣）

參翠山宗，宗問：「道者為眾竭力，不無其勞。」師曰：「須知有不勞者。」曰：「尊貴位中留不住時如何？」師曰：「觸處相逢不相識。」曰：「猶是途中主賓。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拓開便行。

拈云：「宗中拄箭，量外投鍼。兩大老相共激揚，發明賓主，不無盡善。但撿點將來，翠山慣弄馬騎，被驢撲則且置，雪竇即能當機圓活，不犯鋒輪，奈已被人掩卻口。如今莫有能代伊翻案者麼？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

越州超化藻禪師（青十五善權智嗣）

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陜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炎，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拈云：「大小超化，前言不副後語。既冷煖無知，且道：燒盡木佛又作麼生？若於此著得隻眼，保你親見寒灰發炎，片雪不存；如或不然，兩眸子都被蒙頭漢剜卻。」

秦州廣福微菴道勤禪師(青十五雪竇宗嗣)

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秖待？』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啣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秖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岩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如何秖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碗子貯清風。』」

拈云：「同安、廣福，異口同音，激揚洞上家風，真為得心應手。一人向尊貴邊搖舌，如禹稷施為，無非展帝王事業；一人就雍容裏啟齒，如顏淵舉措，莫不中君子規模。可謂互為首尾，彰明堯舜之道。如今有問瑞塔家風，又如何秖對？即目理人間事，未有工夫答得，你且去，別時來。」

明州天童如淨禪師(青十六雪竇鑒嗣)

開鑪，上堂。召眾，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囚！火爐動也。」

拈云：「退與近是他人事，我要問天童：『因甚認火爐作自己？』」

天童上堂：「靈雲見處桃花開，天童見處桃花落。桃花開，春風催；桃花落，春風惡。靈雲且置，莫有與天童相見者麼？春風惡，桃花躍浪生頭角。」

拈云：「天童與麼賣弄風流，添得靈雲十分意氣。但撿點將來，兩箇漢俱不免被桃花惑亂。象林莫能與救正麼？教伊縛把春風來，且痛炙一醮。」

東谷光禪師(青十六華藏祚嗣)

上堂，舉船子接夾山至覆船而逝因緣，頌曰：「藏身處，沒蹤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蹤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拆。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逕爭拋擲。」

拈云：「東谷此頌，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何故？有宅則藏未泯，言拆則跡豈亡？若夫不萌枝上花開，無影樹頭鳳舞，此又體

用互彰之言，非直藏身之謂。下文半段似偏饒境致，將無從那邊了事，卻回者邊行履耶？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如今詗上座也別有一頌，不妨具呈明鑒：藏身處，沒蹤跡，靈鳥不栖無影林。沒蹤跡處莫藏身，空津那覓有神鐔？要端的，急錐鍼，霜落傲空三逕菊，月沉愁斷數聲砧。」

襄州鹿門覺禪師(青十七天童淨嗣)

參長翁，值上堂，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青蜓。青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咬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拈云：「長翁從類不得底，不妨畫月把硃砂；鹿門就說不中邊，自甘剜睛安木患。簡點將來，二俱可笑。如今既倒難扶，秖得將錯就錯，諸有智者因譬得解。咄！恁麼錯與人下註腳。」

青州普照一辨禪師(青十八鹿門覺嗣)

垂問：「有口讀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

拈云：「某甲道即不辭，恰值口掛壁上。」

問：「聲前荐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以前自己？」

拈云：「象林為你保任此事，終不虛也。」遂喝一喝，云：「且道：者一喝是聲前？是句後？若能端的得，直下便明空劫前自己；如或不然，切忌鑿七竅。」

問：「二邊不立，中道不安。且道：甚處相見得箇端的？」

拈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四洲爍破坐無家。」

明州天童雲外岫禪師(青十八直翁舉嗣)

垂語：「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作麼生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不要相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

拈云：「盡大地人一死便休，唯有天童三死不了，如今鄉情難遏，不免為之助哀。第一問著語，云：『待靈照姐來看日早晚？』第二問，云：『和尚甚麼年中已造壽塔？』第三問，云：『和尚自喚第四婦好，須要教者老漢缽袋子雙手分付。』」

磁州大明寶禪師(青十九普照辨嗣)

參普照辨公，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照云：「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師曰：「今日又如何？」照云：「你得恁麼不識痛癢。」師禮拜，照云：「可惜許，棒折也。」師直得汗下。

拈云：「普照於時見請直指，但呵呵大笑，不唯令者漢無處窺窬，且顯得大人尊貴不親行棒。大明自甘喫瞞且置，畢竟『離四句，絕百非，直指西來意』，恁麼提持，瑞塔不肯在。」

慈雲覺禪師(青十九普照辨嗣)

普照問：「不見一法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驟千山。」

拈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敢問慈雲尊足曾踏著也未？」

玉溪通玄圓通禪師(青十九普照辨嗣)

嘗著百問，一以手向空中點一點，曰：「且道：者一點明什麼邊事？」

拈云：「通玄竭盡好手，秖向空中點得一點，要且未曾到在。直饒向空外能點得一點，撿點將來，也秖成箇脫空。秖如伊道：『明什麼邊事？』畢竟是明什麼邊事？瞞訶上座不得。」

鄭州普照寶禪師(青十九普照辨嗣)

嘗於淦陽造仰山寺，忽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師睹之，忽有悟。

拈云：「普照之悟為悟，巧拙無定名為悟。巧拙皆妙用，直饒別有真趣，也未免隨人語轉。」

明州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青十九天童岫嗣)

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汝參玄人，此中有深秘。娘生兩雙眼，箇箇如黑漆。急急急，回頭覷破天真佛。」良久，曰：「且道：是甚面目？」

拈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雪竇能教人不犯此三，方可與說天真佛。不然，任即回頭覷破，也秖是箇第二月。」

大原府王山體禪師(青二十大明寶嗣)

參大明，躬為侍者，戮力十年，秘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日抽單，罔不疑怪。或問明：「侍者何往？」明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曰：「參學何如？」明曰：「道有參學，裁他頭角；道無參學，減他威光。」一眾方疑，後承記莂。

拈云：「侍者秖與麼去，一眾便摸他腳跟不著。大明因風吹火，乃與伊印破面門，至今去住不得。」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青二十一王山體嗣)

初參普照寶，寶曰：「兄弟年俊，正宜參扣。老僧當年念念以佛法為事。」師遽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寶曰：「如生冤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語，幾累我枉行千里。」寶下禪床，握手曰：「作家那？」

拈云：「伶利者見道『念念以佛法為事』，便好掀倒禪床。何故？佛法二字早是污了耳根，那堪更道而今如何？雖然，也不得艸艸，直要問得者老漢腳跟點地，方見作家。是則是，雪巖不免被人著賊。」

雪巖上堂，舉：「洞山解夏，云：『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秖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大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云：「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故？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抬腳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即不然，遍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秖者一微塵及盡不可得也，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委悉麼？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疏山臘月蓮。」

拈云：「雪巖與伊三箇老漢結款，當則當，爭奈自己被人勾入草裏，至今出身不得。還委悉麼？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勝默光禪師(青二十一王山體嗣)

示眾，舉：「麻谷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谷又到南泉，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曰：『不是！不是！』」師云：「是無可是，非無真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雞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鱉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拈云：「是還章敬，不是還南泉，麻谷自攜錫去，一些事也無。無端被勝默粥飯氣不消，又鼓作是非論量，帶累龜鱉梟雞互證不出，鼻祖不已，從滅盡定起而教詔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燕京報恩萬松行秀禪師(青二十二雪巖滿嗣)

示眾：「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殲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如何回互？」

拈云：「萬松提持洞上宗綱，可有運斤之作？瑞塔如今要與伊相見，且作麼生？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咄！寶鏡開時，殲塵不度。咄！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咄！兩刃相逢，如何回互？咄！此四喝，有一喝覿面全提、有一喝混然無諱、有一喝有無不落、有一喝偏正雙泯，更有一喝不在四喝內外中間，且道：在什麼處？咄！」

報恩問僧：「俱胝豎指，意旨如何？」僧乃豎指，師曰：「秖者箇更別有？」僧無語，師便喝出。

拈云：「者僧浪欲效嚬，不知醜從拙露且置，報恩若不喝出，俱胝指頭至今無伸屈處。雖然，猶未可謂徹底為人在。何故？當時見豎指即咬斷，豈不令伊立見古人？」

竹林巨川海禪師(青二十二雪巖滿嗣)

風鈴頌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八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

拈云：「竹林只解因風作活。且問：風未生時，百千三昧向甚麼處著？」

中都萬壽雪庭福裕禪師(青二十三報恩秀嗣)

問僧：「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且道：畢竟在什麼處？」僧不契，師便喝。

拈云：「道源、性海，敢問：是一？是二？若是一，云何異名？若是二，又成兩箇。者裏須透得過，始見萬壽簡要為人；如或不然，未免覿面隔千里。」

萬壽因僧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蹤。」

拈云：「萬壽盡力提持，秖明得過今時一色耳。寧知尊貴一路自別，誰敢論量乎？」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青二十三報恩秀嗣)

元世祖詔入內殿，與帝師論道。帝問祖師公案，師舉六祖「非風旛動，仁者心動」話對之。帝師詰云：「實風旛動，何名心動？」師豎拂子，拂一拂，曰：「且道：是什麼動？」帝師無語。師曰：「不可更道一切唯心，萬法唯識也。」

拈云：「報恩當時但說：『且道：是什麼動？』便爾休去，不唯令祖師公案似黃金增色，亦使帝師久後有箇悟處，乃無端錯下註腳，真為龍頭蛇尾，好與三十痛棒。何故？不合於帝王前和砆談玉。」

登封嵩山靈隱文泰禪師(青二十四萬壽裕嗣)

參雪庭于少室，庭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師擬開口，庭曰：「家產被人藉沒了也，還在者裏叫屈。」師撫掌，曰：「爭奈我何？」庭曰：「者風顛漢出去。」師曰：「仁義道中，且與一拜。」

拈云：「靈隱纔見問時，便好與攔腮一掌。老漢縱有閃電之機，亦應回顧不及，乃當斷不斷，反被伊掣落鼻孔，真箇失錢遭罪。雖然末上一拜，須知是死蛇噴毒。」

靈隱臨終，謂維那曰：「古人坐脫立化即不無，於衲僧分上皆餘事也。山僧則不然。」言畢，遂掩息右脅，吉祥而逝。

拈云：「靈隱臨末秖道箇山僧則不然，遂令千古上下裝奇捏怪者一時瓦解冰消，真為大人作略矣。雖然是他吉祥而逝，畢竟向甚麼處去？」

太原中林智泰禪師(青二十四萬壽裕嗣)

僧問：「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偏界絕纖塵，通身無影像。」

拈云：「中林答處，是則透一色、超一切心；我者裏則不然，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

安平守讓禪師(青二十四萬壽裕嗣)

示眾：「殺人刀，活人劍，是上古風規。山僧者裏不費磨礱，用得恰好。且道：此箇把柄從何處得來？嵩山千丈雪，熊耳一輪月。」復喝一喝。

拈云：「若是瑞塔，但說：『到者裏不費磨礱，用得恰好。』喝一喝便休，不唯俾天下人聞者立喪命根，亦令千古下無討把柄處。何故？我此一喝如金剛王。」

幷州太子久善禪師(青二十四萬壽裕嗣)

上堂，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曰：「大龍恁麼道，山僧則不然。若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向他道：『山花瞎人眼，澗水毒人耳。鶴不戀幽窠，龍不藏死水。』」

拈云：「二尊宿一期話盡春園風景，不知猶是錯認客裏雲山。且道：瑞塔有甚正眼處？倘有躡前致問時，但祇對云：『皮爛骨殘嗟莫掩，灰飛煙滅訝郎當。』」

燕京鞍山月泉同新禪師(青二十四報恩倫嗣)

示寂，說偈曰：「來無所從，去亦無方。」驀豎拳，云：「且道：者箇還有窒礙也無？」放拳，曰：「撒手縱橫，雲天蒼蒼。」瞑目便逝。

拈云：「鞍山臨寂，尚要搬弄拳頭唇腦，不免為大方家失笑。瑞塔他年臨寂，斷不作者般態度。何故？去來生死尋常事，不必裝奇惑亂人。」

西京還源寶應福遇禪師(青二十五少室泰嗣)

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几畔，月移花影到窗前。」

拈云：「且道：風靜月沉，聲影不彰時，西來意在什麼處？有能為寶應作主者，出來試道看。」

濟南府靈巖秋江潔禪師(青二十五少室泰嗣)

因雪軒成參，師問：「甚處來？」曰：「青州。」師曰：「帶得青州布衫來麼？」曰：「呈似和尚了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拈云：「靈巖見兔放鷹，雪軒因鍼投芥，雖則節拍相和，爭奈傍人冷眼？咦！布衫觔兩饒無恙，究竟將來堪甚麼？」

南陽香嚴淳拙文才禪師(青二十六寶應遇嗣)

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如何是事理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

拈云：「祖意、教意，自來三千年冰炭不相入，唯有香嚴解拈葛藤作拄杖用。雖然，秖其指點四法界，若作祖意商量，未免葛藤絆倒；若作教意端委，爭奈拄杖正令方行？有能於此分疏得，拄杖即是葛藤。詗上座如今更於葛藤上添箇芒索，要與古人接嘴。『如何是理法界？』乾坤無寸土，大地不逢人。『如何是事法界？』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如何是事理無礙法界？』玄珠澄赤水，神劍躍深淵。『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嗢嗢。且道：此外還有事也無？唵嚂莎訶。」

金陵天界雪軒道成禪師(青二十六靈岩潔嗣)

依秋江潔，一日，潔謂曰：「金鎖玄關曾打開盡也未？」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潔頷之。

拈云：「雪軒被靈岩輕輕拶著，直得皮膚落盡、骨髓郎當，至今無可收拾處。當時老漢倘是作家，但云：『原來空殼有人鑽。』看伊又如何秖對？待纔開口，即連棒打出。豈不見：橫按莫邪存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雪軒因明太祖詔對稱旨，命住持天界。師奏不會佛法，上製詩鐫金榜，令懸法堂，尊重甚至。

拈云：「我要覓一箇不會佛法底人作國師，古人曾有此語。雪軒纔被太祖詔命住持，便奏不會佛法，將謂合他古轍，不知正類刻舟。若非明主信重恩隆，當時趁出國門有在。雖然，若論佛法，也要人撐持。」

盤山遇禪師(青二十六寶應達嗣)

上堂：「諸方尊宿皆好舉話接待衲僧，山僧今日效嚬，也舉一則供養大眾。」良久，云：「莫怪空疏。」便下座。復顧侍者，曰：「拄杖墮？」者曰：「在者裏。」師曰：「各各領取一頓。」

拈云：「盤山於諸方說不到處，拈出箇莫怪空疏，可謂作家相為，獨惜無人解會。一眾若是仙陀見，良久便散去，管教者老漢照顧拄杖不及。」

太原斌禪師(青二十六寶應達嗣)

上堂，以手屈指數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算到一千七百，總出我者指頭不得。噫！罷罷！得歸去時且歸去，莫落他人指數中。」

拈云：「太原秖會得一巴楂數，便爾目無東西。我當時見恁麼道，捉刀連臂截斷，問伊：『還數得箇甚麼？』不圖與古人出氣，且要令後來者知數量沒交涉。雖然，也須信其苦口。」

西京天慶息菴義讓禪師(青二十六封龍就嗣)

參封龍就公，一日，呈達磨皮髓頌，就問：「達磨皮髓皆被諸子得之，且道隻履西歸者是箇什麼？」師曰：「且喜和尚猶記得。」就曰：「是則是，我終有些疑你。」師曰：「恁麼則老胡有賴也。」就顧謂侍僧曰：「何如？」

拈云：「向非天慶鼻直眉橫，達磨幾乎攪亂中國也。然則一期詰問便不得草草，獨是封龍終欠辣手拏定，致使推過侍僧，不無令人暗地咬指。」

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青二十七香嚴材嗣)

僧問：「和尚陞座，人天駢集，秦封槐為甚不來聽法？」師曰：「闍黎聽他說法有分。」

拈云：「盡謂松庭被人一拶，直得無理可伸，推過秦封槐，不知老漢會盡無情說法，纔搔著癢處，便將禺于絡索調調刁刁滾向當前，爭奈者僧有眼如聾、有耳如盲，自生鈍置。雖然，畢竟秦封槐欲說時把甚麼為聽？若道耳聽，落松庭窠裏；若道眼聽，落象林圈內。有能道得聽處分明，終不依草附木。」

萬安主少室時，力田給眾，嘗有偈曰：「晝拈塊石驅山鬼，夜坐窠菴逐野豚。」讀此可見師之古風矣。

拈云：「維摩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萬安則晝驅鬼而夜逐豚，一則過于和光、一則太為刮篤，總不禁傍人撿點。有者道：『訶上座鄴？』向云：『寧可作侶逐豚，最怕白日見鬼。』」

佛岩稔禪師(青二十七香嚴材嗣)

上堂：「英雄識英雄，豪傑喜豪傑，山僧非二者，一生友難結。獨有七尺藤，相憐還相悅，夜來忽反目，要椎我腰折。諸兄弟！你道他為何如此？謂我太把達磨心髓為人都漏洩。」

拈云：「佛岩恁麼告報漏洩則且從，未審喚什麼作達磨心髓？倘能當下拈出，不妨英雄豪傑；如或不然，拄杖腰折，未放伊在。」

古蔡元禪師(青二十七香嚴材嗣)

小參：「今夜不答話。」僧出，師曰：「討棒喫的漢，有甚了期？」僧曰：「何不便棒？」師曰：「賊是小人。」拈拄杖便歸方丈。

拈云：「將謂古蔡善於回互，不動干戈而太平自致，不知被者僧一拶便露出醜腳來。何故？若是君子，爭識小人？」

金陵靈谷正映禪師(青二十七靈谷謙嗣)

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兔角杖挑天上月，龜毛拂散海濱雲。」曰：「恁麼則人天胥慶，四海歸仁也。」師曰：「且合取口。」

拈云：「洒洞水一滴，作大地陽春好手，固稱靈谷。我且問渠：兔角杖與龜毛拂從什麼人致得？若來處不明，終不得作好人論。」

大都天寧壽禪師(青二十七空相珪嗣)

上堂：「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忙忙大地，誰是放懷？呵呵呵，歸去來，無根樹子清風起，不待春回花自開。」

拈云：「天寧恁麼道，是放懷？不放懷？若放懷，為什麼被清風管帶？直饒道得了事，也是花自無情有意開。」

陜州熊耳山崧溪子定禪師(青二十七天慶讓嗣)

一日，謂門人曰：「吾順化時至，汝輩甚勿以世情眷戀，有乖道誼。末後一句，聽吾分付。」言訖就枕，泊然而逝。

拈云：「末後句，從上佛祖共相竭力，俱提掇不起。熊耳臨寂極盡婆心，也秖道得箇聽吾分付。畢竟末後句是甚麼奇特，得恁麼難著手？瑞塔今日不惜身命，剖向諸人。」良久，云：「秖者是。」

南海寶象林慧弓禪師宗門拈古卷六

書記傳一法照錄

洞山宗

西京嵩山凝然了改禪師(青二十八萬安嚴嗣)

上堂，舉：「可大師問初祖曰：『弟子心未安，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你安。』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你安心竟。』」師曰：「缺齒胡販，得箇陳年滯貨，攤向街頭。若不得箇孟八郎承虛接響，幾乎無著落處。都來總好與三十棒。」

拈云：「孟八郎既不唧溜擔當滯貨，殊無了賴，固不免為人所笑，嵩山老漢便不合代為著落，如今也好痛與三十棒，不圖杜絕後來更有承虛，秖要令伊見招贓款。」

嵩山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是無言，不屬有知、不屬無知，豈可向句下研窮、意中揣度？」

拈云：「末法時代，人多狂慧，故每提唱酬機，惟貴尖新巧舌，何異七國君臣競以權智相傾，大失先王揖讓之道？我嵩山老祖所以力抵頹波，接人秖用本色草料，一任攢龜打瓦漢無你夢著處則勿論，設有問：『不向句下研窮少林安心因緣，是研窮與否？』咄！莫將知見妄疏親。」

西京嵩山俱空契斌禪師(青二十九嵩山改嗣)

依嵩山改，一日，改問曰：「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改為點首曰：「洞上一宗，在汝躬矣。」

拈云：「不肖 遠孫今日要判『書亦不達、信亦不通』，月為千里同風，敢保未會石頭意在。何故？不見道：平生穿鑿不相干。」

嵩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烏龜向火。」

拈云：「向火即且從，且問：當時證見者是甚麼人？」

西京定國寺無方可從禪師(青三十嵩山斌嗣)

參俱空，空曰：「子曾參何人來？」師曰：「少室山前風悄然。」曰：「因甚一花開五葉？」師曰：「無孔鐵槌百雜碎。」曰：「掠

虛頭作麼？」師曰：「某甲見盡天下人秖解掠實，無有掠虛者。」曰：「不打自招。」師曰：「和尚慣用底，不妨勘破。」

拈云：「縱饒定國勘破，依然秖是百雜碎。若是象林，見道無有掠虛者，即和聲便打，云：『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豈不令伊當下知錯？」

嵩山月舟文載禪師(青三十一定國從嗣)

掩關，因閱萬松拈提若面墻者久之，忽一日有省，曰：「此宗非絕後再甦、懸崖撒手者，要望他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兔子搆牛奶，萬萬不可得。」既而幡然出關，參定國從公，得大發明，從撫而印之。

拈云：「閱故典有省，古來不無其人。乃復出關參訪，足見此老行已嚴密，不輕自肯，自不可與高亭、玄沙輩同日而語，宜其厚德為洞宗棟梁、法門軌範矣。至如他於定國處得大發明，畢竟發明箇甚麼？若謂本分事，既言本分，豈容他發得明？若不然者，爭又恁麼說？有能於此端的，得許伊承嗣嵩山。」

燕京宗鏡院大章宗書禪師(青三十二嵩山載嗣)

因廩山忠參，值師外出，山迎而問曰：「達磨面壁石何在？」師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曰：「指東話西作麼？」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曰：「者漢在者裏，擬魔魅人那？」師便打。

拈云：「廩山當時腳跟若不穩當，幾被者漢賺落青青黯黯底，至今無出頭處。雖然，爭奈到頭遭他屈棒。」

西京少室幻休常潤禪師(青二十三宗鏡書嗣)

參小山書公，一日入室呈偈，書把住曰：「子母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師曰：「常不借緣，從何門入？」曰：「既不借緣，何為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師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閒。」書遂付以大法。

拈云：「少室不借緣則灼然，未免向異類中露出聲跡。」

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青三十三宗鏡書嗣)

受宗鏡付囑，隱從姑山。有顧問者，師但搖手曰：「汝不會我語。」曰：「試說看。」師曰：「南城城外水，滔滔向北流。」問者瞪目。師曰：「向道汝不會我語。」

拈云：「廩山倘見顧問者，但瞪目視之，豈特疑殺天下人？亦可使將佛法當等閑不得。」

順德蓬鵲山天然圓佐禪師(青三十三宗鏡書嗣)

蓬岩吳柱史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寂然不動。」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感而遂通。」

拈云：「蓬山將謂因人說法，善赴來機，不知不唯誤人，而且誤法。何故？若指寂然不動為體，則青山白石何嘗非寂然乎？感而遂通為用，則春鳥夏蟲何嘗非感通乎？要知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噓！也是證龜成鱉。」

燕京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青三十四少室潤嗣)

依少室潤公作維那，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忽然契悟，乃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呈潤，潤可之。

拈云：「大覺恁麼契悟，還諦當也無？若諦當，則未舉游步已前，石頭豈不著地？若不諦當，少室何為印可？於此見得分明，兩父子天然妙絕。」

嵩山無言正道禪師(青三十四少室潤嗣)

僧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靈春已有新條令，不必重重為指陳。」

拈云：「者老漢開口惹事。」

建昌壽昌無明慧經禪師(青三十四廩山忠嗣)

依廩山，因閱燈錄，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有疑，日夜提究，至忘寢食。一日偶搬石，正極力推次，忽然有得，走見山，通所以。山詰之，應對無滯，遂與剃染受具。

拈云：「直饒壽昌有得，也秖是箇大小大。」

壽昌問僧：「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甚麼處？」僧曰：「和尚今日敗缺了也。」師曰：「老僧一生也

不奈何，好教你知。若實會，舉似來看。」僧擬進語，師打一棒，云：「者掠虛漢。」

拈云：「壽昌 握斷凡聖路頭，閑神野鬼又爭能跳得過？雖然，且道：當時下得甚麼語免得者一棒？伶利者試道看。」

壽昌 除夕示眾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痛下死工夫。」

拈云：「秖者一頌，可謂刳心為人。但今且問：饑磕著食、寒磕著衣、困磕著床、屙磕著廁、談笑磕著唇舌、憎愛磕著喜怒，一一皆已了，然猶未曉喚甚麼作那事？把甚麼來磕著？向甚麼處下死工夫？敢懇和尚不吝慈悲，更為說破。」代曰：「訝郎當便恁麼去。」

壽昌 上堂：「桃性本甜，李性本苦。佛道則文，禪道則武。所以鞭道拷僧、呵佛罵祖，古今靈利衲僧，且道：有幾人知此甜苦？達磨迨及於今，三千七百之數。參！」

拈云：「壽昌 盡力道，秖不出箇前三三、後三三也。詷上座則不然，且道：有何長處？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越州雲門湛然圓澄禪師(青三十五大覺念嗣)

因鶴林參五臺達觀可，盤桓夜深次，觀曰：「你信得及麼？」鶴曰：「信得及。」觀曰：「既信得及，請將《法華經》拋入尿桶看。」鶴如所言，諸方疑駭。師往勘之，問鶴：「有此事否？」鶴曰：「實有此事。」師曰：「汝信得及麼？」鶴曰：「信得及。」師曰：「既信得及，割取頭來。」鶴不知所措。師曰：「虛頭禪客。」觀聞曰：「阿耶！阿耶！鶴林萬劫地獄，雲門一語出之矣。」

拈云：「臺山雖欲逼蛇化龍，不知自起法見。雲門更要乘忙捕賊，豈免白日持刀？兩老漢俱不免為人帶累且置，鶴林見令將經拋入尿桶，但向道：『和尚是甚麼心行？經中已有屎尿臭處，休教某甲更添迷倒。』當時下得此語，敢謂無人奈何。」

信州博山無異元來禪師(青三十五壽昌經嗣)

因壽昌 以玄則禪師答僧問「龍吟霧起，虎笑風生」話命頌，師衝口頌云：「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豈曾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

拈云：「咄哉玄則！者僧兩箇漢不會轉身句，若非我博山祖翁出回天之手、吐摧石之詞，與之蓋覆千古，便成一人語滲漏、一人

見滲漏。如今且置，秖如法眼後來一箚，為是了前公案？為是賞罰當行？者裏也總不管伊列在情滲漏。何故？賊過後放炮，徒把聲勢虛張。訶上座恁麼判斷去也，眾中還有不甘者麼？如無，依舊春風逐馬蹄。」

博山因僧問：「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毘盧閣後鳳凰山。」

拈云：「祖翁此語具殺活兩門，訶上座試為點出。秖如無鳳凰山，又向甚麼處安立？於此明得，許渠親見博山。」

博山因閽首座閉關，以偈呈師，師曰：「是將師子吼者。」乃令出關，仍贈以偈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

拈云：「首座閉關，倒行摩揭正令；博山命出，掀翻面壁真風。父嘲呻，子遊戲，共成一場密作用固足仰，訶上座又不然，盡大地是箇關，你擬向什麼處開閉？有能道得末後句，許伊坐斷古今人舌頭。」

博山拈花微笑頌曰：「瑞瓣靈枝劫外春，拈來攪動海山雲。婆心況是如天遠，誰是拖泥帶水人？」

拈云：「天王獻花，世尊拈到，本極尋常，一些子事也無，叵奈金色頭陀無端失笑，世尊乃急就時機掉箇謊語，千古遂奉為奇案，競頭鑽鑿，帶累先祖翁也隨邪逐倒，拖得通身水泥。都來好總各與三十棒。」

建陽東苑慧臺元鏡禪師(青三十五壽昌經嗣)

因有省，以偈呈壽昌曰：「識破不值半文錢，可憐摸索幾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祖師別有禪？」昌曰：「識破果然不值錢。你且道：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厲聲曰：「和尚莫作怪。」昌為大笑曰：「參禪要到者一著，始不受人牢籠。」師禮拜。

拈云：「東苑既謂識破不直半文，則驪珠搕[打-丁+(天/韭)]視等無二，胡為老漢把空拳向面門橫一橫，便又作驚怪叫喚。當時但就伊膝上一捏，或秖呵呵大笑，豈不立令冰消瓦解？即如壽昌末後恁麼道，也是憐兒不覺醜。咦！總然被訶上座識破。」

東苑上堂：「道法本無多，南辰貫北河，秖消一箇字，降盡世間魔。且道：是那一箇字？」喝一喝，便下座。

拈云：「東苑是真師子兒，纔破口吼時，父祖早已喪盡，豈況世間魔乎？獨是訶上座觀來，未免撒潑，忍俊不禁。何故？不必。」

新城壽昌見如元謐禪師(青三十五壽昌經嗣)

依先壽昌坐禪次，昌問：「在此作什麼？」師不對。昌曰：「莫啞麼？」師亦不對。昌曰：「真箇啞那？」師下禪床，曰：「和尚也不得向髓中覓骨。」昌曰：「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銚柄杓杷。」昌曰：「三十棒且放過。」

拈云：「老漢直能啞到底，壽昌縱有好棒，亦無分付處。」

福州鼓山永覺元賢禪師(青三十五壽昌經嗣)

僧問：「既是無垢淨光院，因甚又作浴堂？」師曰：「淨地恐迷人。」

拈云：「鼓山秖知竭力為眾，不覺墮落眉毛。」

鼓山主浙真寂鼎湖，本師丁丑行腳時曾到參。師曰：「何方來？」曰：「嶺南。」師曰：「莫是獦獠種草麼？」曰：「請和尚辨看。」師曰：「者守網兒猶臭臊氣在。」曰：「果瞞和尚鼻孔不得。」師曰：「念是新來，不打得汝。」曰：「某甲暫為和尚禮拜蓋過。」

拈云：「鼓山可謂鉗鎚妙密，善探竿影，爭奈被箇沒巴鼻漢瞞過。若是詗上座見道：『請和尚辨看。』即驀脊棒出。何故？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更舉轆中泥？」

杭州寶壽石雨明方禪師(青三十六雲山澄嗣)

僧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未審將何說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

拈云：「者僧問得口啞，寶壽答得眉墮，可謂一期酬唱，千古罕聞。但檢點將來，未免猶話作兩截。倘有問瑞塔，秖向云：『盡道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杭州愚菴三宜明盂禪師(青三十六雲門澄嗣)

上堂：「大眾！世尊拈花後，還有人舉著箇事麼？」良久，云：「要識來年米價，問取東村王大。」

拈云：「若論箇事，莫道後來人，直饒釋迦老子纔拈花時，早已錯舉。若不錯舉，惟有青原和尚平量米價，乃能使大意庶幾了然當處。秖今愚菴也非不要舉，其奈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愚菴入橫山，訪汝航援公。談論間，鼎湖本師在眾，出禮拜，曰：「兩箇老老大大，終日口喃喃，還商量得下麼？」師曰：「理人閒事長無明。」曰：「者老和尚一釣便上。」師曰：「老僧今日失利。」乃問航曰：「者漢那來？」航曰：「廣州。」師曰：「我聞廣州與新州比鄰，畢竟相去多少？」曰：「父母所生口，終不向和尚分遠近。」師曰：「賴值拄杖不在。」本師拂袖便出。

拈云：「愚菴從來具咬狐狂牙爪，及被箇廣南蠻一問，便乃倒退三舍。為是輸己讓人？為是速兵滅灶？明眼者試為撿點。」

紹興東山爾密明澓禪師(青三十六雲門澄嗣)

小參：「立功勳，存照用，大似緣木求魚；收視聽，黜聰明，何異牯牛取乳？又道：道非見聞覺知，不離色聲言語。據如上說，且道：畢竟如何行履始得恰好？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拈云：「東山提唱若此，可謂曲窮回互，直盡十成，足稱洞宗作家。然仔細撿來，未免與賊過梯。」

東山在顯聖結冬，鼎湖本師行腳曾預會下。師曰：「疑情發得起麼？」曰：「疑情雖發，猶欠悟在。」師曰：「如人撥火，深撥始得炎生。」曰：「直得無下手處。」師曰：「好箇入路。」本師禮拜。次日，師又曰：「昨日撥火炎生也未？」曰：「大千洞然。」師曰：「好須迴避。」曰：「囚。」師曰：「者頑賴漢，通身紅爛去也。」曰：「和尚合取口好。」師休去。

拈云：「堂頭和尚大得顯聖鑪韝之力，乃不肯沾他缽袋子，何耶？咦！三登九上非無意，其奈因緣在德山。」

湖州弁山瑞白明雪禪師(青三十六雲門澄嗣)

僧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現前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云：「鏡裏莫攀花。」

拈云：「我不似弁山巧分裏外，但教者僧且識取心來，與箇撥漚求水話。」

信州瀛山雪關智閒禪師(青三十六博山來嗣)

除夕，小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果然及得盡，歲月更長久。長久且置，諸方龍象都到博山過年，且道：無位真人在什麼處

度歲？若有曉得，不妨出來遞箇消息；其或未然，問取壁上桃符便知端的。」

拈云：「師翁恁麼說話，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途轍中翻成途轍。何故？既是無位真人，還教人覓甚麼處所？若要遞箇消息，先請老漢口掛壁上。」

瀛山小參：「釋迦老子解捏怪，向無生處說生，破院道人不曾生，無生可說；釋迦老子會裝巧，向無滅處說滅，破院道人不曾滅，無滅可說。與麼，則釋迦老子全身墮在生滅，破院道人全身跳出生滅。且道：跳出的是？不跳出的是？不見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拈云：「大眾！今日須據令而行也。甘蔗大人不合向無生滅中道有，欲誑諸愚夫，隨其顛倒，以緇為素；瀛山師翁不合從有生滅處談無，要瞞諸智人，顛倒想滅，肯心自許。一人撥空覓蹤、一人執燈除影，恁麼總不出箇生滅戲論也。咦！又爭怪得詞上座不無冷地胡盧？」

瀛山在虎跑上堂，鼎湖出問曰：「如月在水，孤明歷歷時如何？」師曰：「擊碎精靈窟，通身毛骨寒。」曰：「便恁麼撒手時，還有事也無？」師曰：「切忌坐明頭。」鼎湖遂禮拜。

拈云：「老漢被師翁擊碎屎杓，至今穢污淋漓帶累，詞上座終身洗脫不下。」

瀛山主妙行鼎湖，參遍諸方回。禮覲，師曰：「子曾見什麼人來？」曰：「某甲不見一人。」師曰：「子眼何太高？」曰：「和尚莫污人好。」師曰：「還見老僧麼？」曰：「若見和尚，何異諸方？」師曰：「老僧今日欺汝不得也。」曰：「爭敢冤屈和尚？」師曰：「三十棒自領出去。」曰：「和尚莫全靠學人。」師便休。

拈云：「青鷹之子自具凌霄逸翮，超忽萬里，不類林間野雀兒固然，但可惜當時好棒匆匆放過。若是詞上座，待道：『莫全靠學人。』即驀脊打出，管教者漢有屈無伸。」

瀛山在淨慈，因放生上堂，海岸黃司李問云：「如何是色身三昧？」師曰：「色身且置，居士得何三昧？」士云：「要且不是鱗毛。」師曰：「也像者箇蟲豸。」士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畢竟殺生是？放生是？」師喝曰：「莫被人惑亂好。」士云：「果然作家。」師曰：「念汝尊官，饒過一掌。」

拈云：「師翁雖得一掌便宜，怎奈為俗漢露出頭角？」

瀛山因聞子將居士問：「如何是真實見？」師云：「一點瞞不得。」

拈云：「師翁語雖真實，不是好心。何故？總為這一點，瞞盡天下人。」

瀛山因雲怡陳學憲問：「眼見分明，不肯全身拶入，過在甚處？」師云：「夜鼠愈走，凍蠅不飛。」

拈云：「識得師翁此語，當下歇盡狂心。」

瀛山主鼓山，結制，上堂：「亂意猿奔樹，塵緣馬過橋，不到心空處，何日得開交？所以古人立箇期限，要你向甕中捉鱉。諸兄弟！直須內不住心，外不住境，黏膠既脫，窠臼掀翻，果到心境雙亡，正好通箇消息。咦！龍門高萬仞，騰躍是何人？」

拈云：「心境且莫論，只如內外不住，畢竟不住底是箇甚麼？」

淮安府檀度嵩乳道密禪師(青三十六博山來嗣)

上堂，拈拄杖，云：「識得一，萬事畢。設若一亦不立，又作麼生？」擲下拄杖，云：「門聯乍被風吹去，明月光嬴四壁生。」

拈云：「老叔祖若不從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沉潭照影寒打翻過來，必無此風光透漏。」

檀度因僧問：「如何是兼帶一路？」師曰：「蝶穿芳艸雙眉濕，蜂撩殘花兩股肥。」

拈云：「慚殺鶯兒虛弄舌，生憎木偶解招眸。」

擅度因僧問：「如何是交互明中暗？」師曰：「蘆花兩岸雪，煙水一江秋。」

拈云：「若非具法眼大師正眼，又幾二十年作境會？瑞塔要令人直下了當不已，將叔祖陳案翻卻。」乃云：「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福州雪峰古杭道舟禪師(青三十六博山來嗣)

夜參，奉首座問曰：「前雪峰常以鐵、木、石三毬接人，未審畢竟以那箇為首？」師云：「汝問那箇為首？」曰：「卻被毬兒覷破也。」師云：「汝喚什麼作毬眼？」曰：「秖這是。」師云：「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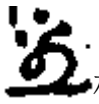
拈云：「咄！老叔祖若無箇瞎雪峰毬兒，至今被人摸索去也。」

金陵獨峰竹山道嚴禪師(青三十六博山來嗣)

有垂語曰：「此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且道：喚什麼作此經？」

拈云：「獨峰秖知裏沙哄兒，不顧婆心打失。敢問：既無人到，知有此經者是什麼人？」

端州天湖棲壑道丘禪師(青三十六博山來嗣)

常作相于方丈壁間，下註云：「離則兩傷，合則雙美。夜半纔分，天曉不似。」

拈云：「師翁欲勾人到威音那畔，不知纔涉動覺，早被文彩塗糊。其有未能向夜明簾外轉身者，切忌於斯圈點裏穿鑿。」

信州博山雪澗道奉禪師(青三十六博山來嗣)

小參：「今朝五月二十，普請泥牛入室，幸有燈籠證明，莫道諸人不識。若要識，黑如日兮明如漆。如或遲疑，照顧兩朵眉毛，切莫容易打失。」

拈云：「博山欲盡情抬搦，秖不外夜半正明、天曉不露也。何以見得？黑如日兮明如漆。咄！恁麼會，殃及眉毛。」

開府大成余居士集生，法名道裕，號石頭，桐城人(青三十六博山來嗣)

瀛山閬公問：「八卦正位如何排？」公曰：「切忌當頭。」

拈云：「若不是石頭翁曾坐斷十方，密移一步，幾錯了當頭一畫。」

瀛山又問：「中心樹子如何斫？」公曰：「亞父徒勞樽俎計。」

拈云：「果然弄手腳不得。」

祠部端伯黃居士元公，江右新城人(青三十六博山來嗣)

參博山，得大徹證。一日訪雪嶠信，公問：「既是出家，何不剃髮？」曰：「與居士一般。」公曰：「要做官那？」信作扶翅勢，公大笑。信曰：「當時龐公也甚利害。」公曰：「當面蹉過。」信目視之，公曰：「噓！」

拈云：「風流灑脫則不無，雪師太獨於黃老子前弄不得伎倆耳。且道：黃老子有什麼利害處？噓！」

黃居士有偈：「魔即佛，佛即魔，一切聖凡都殺盡，寰中共唱太平歌。」

拈云：「既魔佛同一家親，又何須特地冤殺聖凡錢？」

黃居士和雪關師祖掃壽昌塔，偈云：「堂頭老漢藏身處，坐斷毘盧頂[寧*頁]門，裸裸十方全露體，巍巍千界獨稱尊。玄機直指空三藏，正令全提喪六根，莫道雲岩相次絕，他家自有嫡兒孫。」

拈云：「壽昌老祖雖則坐斷毘盧頂[寧*頁]，爭奈藏身不密，尾巴纍垂，致令後人摸作掃把會？其過在當初且置，秖如他家自有嫡兒孫，又且道是阿誰？要知端的麼覷？」

金陵天界覺浪道盛禪師(青三十六東苑鏡嗣)

上堂：「十字街頭結制，唯有石橛子自肯承當；急水灘上白槌，秖許竹篙兒全機活脫。杖人恁麼舉，忽有箇出來捲卻席子，也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撿點得出，黃頭碧眼剜肉成瘡；撿點不出，白牯黧奴開眼作夢。秖如今日與眾造箇款端又作麼生？巨靈抬手無多子，劈破華山千萬重。」

拈云：「將露柱作木杓，把銅鈴當眼睛，知是天界從來慣便。訶上座當時若在，也不消出來捲席，但向座前冷笑一聲便歸眾，直令老杖人造款不得。何故？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天界示眾：「石女夜拋梭，織錦密彰文彩；木人朝結網，得魚疾透波瀾。相將活計以成家，因此勤勞而樂業，草野渾忘治象，宸廷冥契天然。秖如此外，還更有向上事也無？寒來破衲蒙頭坐，醒後敲冰自煮茶。」

拈云：「老祖叔恁麼道，那管他孟八郎會不會？此者若非從那邊了事，卻來者畔打野狸，即疑狼尾續貂裘，便孤了真歇翁四轉提唱去也。」

福州鼓山為霖道霈禪師(青三十六鼓山賢嗣)

元宵，小參：「天上一輪月，人間萬戶燈，清光成一片，瑞氣自騰騰。不得作境會、不得作心會、不得作心境俱忘會，畢竟如何？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拈云：「鼓山總為慈悲之故，有此落卅之談。」

八閩松溪華嚴玄錫弘恩禪師(青三十七瀛山閻嗣)

小參：「撾鼓請升堂，鳴鐘說小參，一等渾閒事……」顧視左右，云：「吾今不再三。」便下座。

拈云：「藥山打鐘陞堂，眾纔集，便下座。華嚴恁麼提唱，可謂了他前人不了。但冷眼覷來，未免加霜雪上。」

華嚴女子出定頌：「女身入定男身出，怪來鼻上而安鼻。老瞿曇，沒骨脊，事急教人走上壁。咦！也是開眼尿席。」

拈云：「一箇老婆子攪亂許多人且置，至若世尊為三界大師也來從中播土，無怪乎被師伯捉敗。秖如師伯恁麼手腳，又被訶上座捉敗。還知麼？開眼尿席，推己度人。」

華嚴儀像，端伯黃居士贊云：「法王子，三界尊，堂堂坐斷博山頂，諸佛如來一口吞。誅祖禰，滅兒孫，卻許這驢能報恩。咄！」

拈云：「瞿曇大師在俗為金輪主，出家為大法王；華嚴老伯在家為國王裔，出世為法王子。且道：是同？是別？若是同，一人醇在，光前裕後；一人辣在，誅祖滅孫。若是別，則兩人俱為一尊貴。還有人委悉得麼？知音獨許黃居士。咄！若作佛法商量，未夢見在。」

華嚴舉：「慈明示眾。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為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云：「那箇是無為法？情知道不出，華嚴未免將下文續講一上去也。聽取，聽取。」

拈云：「慈明為眾舉揚無為法，不覺和註腳道破，又得華嚴與之翻抄，遂使真空般若根塵不能埋沒。雖然，秖如兩尊宿末句大有淆訛，象林不好開口。」

端州鼎湖在犴弘贊禪師(青三十七瀛山閻嗣)

近士馬法雲問：「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未有面門時又在甚麼處出入？」師曰：「斫卻頭來對你說。」士云：「便請和尚抽出活人劍。」師震威一喝，士直得面赤，便拜下。

拈云：「秖者一喝，莫道馬近士承當不及，直饒從上佛祖也照應不來。若是訶上座倘在，向道：『謝和尚好喝。』老漢又將何打發？」

鼎湖因僧問：「明眼人過後，安身立命在何處？」師曰：「五蘊山前撒手，毘盧閣後翻身。」進云：「乞請直示學人。」師曰：「待你踏倒鐵圍方向你道。」

拈云：「者漢老老大大，猶有閒工夫與人鬥百草。」

韶州日親山羅峰弘麗禪師(青三十七瀛山閻嗣)

結制，上堂：「活潑潑，沒把握，不知不覺動手運腳，眾生際此不解安居，佛祖到此難出頭角。今日親因其時節提起布袋頭，既抖擻，又包括，遇佛祖而教寒灰燄發、遇眾生而教六月霜落，也不許鷂子鑽天、也不許靈龜宿殼，便此兩重關管，看你諸人無繩自縛，莫道日親有殺無活。蓋為今日結制，合閉這重樓閣，若更窺門闕戶，轉見不堪入作。苟是箇中人，惺惺睡著，無可穿鑿。久立，珍重。」

拈云：「直饒逼得蚯蚓化龍，也是無風起浪。」

日親評《信心銘》：「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懸隔不懸隔，有差畢竟差。毫釐天地齊拈卻，管教時人不眼花。」

拈云：「見有天地毫釐，早已眼花不少。」

又評：「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但恁麼讀，莫轉腳好。若下箇切字，便隔遠在。」

拈云：「師叔恁麼語話，大似釘樁搖櫓。古人教人立在轉處又作麼生？詞上座不教人立轉處，也不教人莫轉腳，免教反成相賺，秖向云：『你且道：畢竟喚什麼作一心？』」

又評：「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有塵有覺，不惡大惡，說箇還同，豈非大錯？」

拈云：「祖師不合分塵、分覺，日親不合重添註腳，撿點將來，大錯？小錯？詞上座覷？將錯就錯。」

又評：「得失是非，一時放卻。你要放卻，我便擔著。兩人齊來，纔見祖師家活。」

拈云：「是非得失，擔之則有、放之則無，擔放一齊拋卻，盡好箇胡盧、不好箇胡盧。」

金陵棲霞南菴弘依禪師(青三十七檀度密嗣)

僧問：「人人有箇影子，因甚麼踏不著？」師云：「誰？」

拈云：「好箇誰，畢竟誰為誰？者賊。詞上座不可學老叔道也，倘有問時，但道：『舉足便相違。』」

棲霞晚參，舉：「古德云：『五蘊山前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師云：「既不識主人公，且道：賃屋的是誰？」眾無語，師代指露柱，云：「和尚問你。」

拈云：「棲霞老漢秖要曲盡婆心為人，不知自家鼻孔被露柱勘破且置，秖如同門出入是同什麼的出入？與阿那箇賃屋？還有倜儻得明者麼？如或不明，眼睛上三尺芒刺。切忌！切忌！」

金陵攝山竺菴大成禪師(青三十七天界盛嗣)

問僧：「如何是渠今正是我？」僧云：「攝山今日入室。」師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向甚麼處入？」僧云：「歸堂去。」師曰：「這箇怎當得？」

拈云：「是伊聞道什麼處入，即近前叉手尚欠仙陀，卻是待纔問著，向云：『和尚鼻孔今日在學人手裏。』要教者老漢火爐立地震動。」

杭州皋亭觀濤大奇禪師(青三十七天界盛嗣)

晚參：「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石頭大師在汝等髑髏內橫出豎入，見汝等諸人不識，騎山門歸南岳山去了，秖留得箇末後句子，今夜不免舉似。」良久，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拈云：「秖道箇在汝等髑髏內橫出豎入，便把明暗交加一時裂破，可謂真得先人接人辣手矣。雖然，還知崇先老叔被訶上座捉敗處麼？騎山門，歸南岳，便恁麼去，動著三十棒。」

皋亭上堂：「寒汀饑鴈集，雪嶺冷猿啼。斷臂求心者，空階立未回。既是覓心了不可得，因甚又道以心傳心？者裏道得箇出身句，普通年間事秖在目前；其或未然，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拈云：「有人道得出身句，普通年間事可殺淆訛。昨宵雨，今朝晴，一隻斑鳩相對鳴。我要問皋亭，因甚疑怪驚？」

皋亭上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者裏見得祖師，可以騎猛虎入蟻穴、趁毒龍上蜂鬚。更或擬議，前是三門、後是佛殿，有甚麼障礙諸人？」拍禪床一下，曰：「惺惺著。」

拈云：「皋亭和尚老老大大，惺惺作夢，驚動泥牛失笑，帶累祖師叩齒。訶上座即今瞌睡著忙，不管得你後是佛殿、前是三門，多少障礙諸人？事因叮囑起，展轉見淆訛。」

皋亭晚參：「諸方三等接人，皋亭者裏原無階級，你若是箇橫行闊步底，處處可以放捨身命，擬向前廊後廡東窺西窺，直饒你見處親切，也秖是向外馳求。如何道箇接手句？」

拈云：「老上座今日被堂頭絆倒也，還知皋亭和尚落水為人麼？全身在波瀾之內。」

皋亭上堂：「漠漠水田白鷺，陰陰夏木黃鸝。無位真人面目，可憐處處逢渠。者裏若不千眼頓開，東家作馬，西家作驢。」

拈云：「咦！到者裏說箇千眼頓開，閻浮提早已千年錯過，皋亭非不苦口叮嚀，爭奈認著依然還不是？」

皋亭小參：「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資福望見剎竿便回去。走殺天下人，不離家舍；坐殺天下人，常在途中。山僧當時若見，總與三十棒。不見道：雲雷相送。」

拈云：「古人承當箇事，或失於過當，打盡如許多之遶，翻覆依前秖是伊；或失於輕便，如纔睹卵，亟謂時夜宜，無怪乎三十棒相送秖是我。老叔即今也好親敬三十棒。何故？口是禍門。」

楊州石塔梅逢大忍禪師(青三十七天界盛嗣)

晚參，眾纔集，師撫几，云：「慚愧。」便歸方丈。

拈云：「慚愧二字切忌道著，道著則從上佛祖以及現在天下老和尚莫不一時冰消瓦解，即石塔亦坐蕭何制律甲裏求免脫不得，好似塗毒鼓受撾，有兩耳朵者皆即立喪命根于聞處，唯有嶺南訶上座聞之得大快活。且道：有甚過人處耶？不見道：爭怪得恁麼頑賴？」

吉州青原無可弘智禪師(青三十七天界盛嗣)

陞座，良久，曰：「且喜。」一眾默然。

拈云：「秖者默然，靈山何似今日也？雖然，當時一眾見此老良久即便散去，不唯箇箇仙陀，亦免得互相鈍置。」

杭州白巖位中淨符禪師(青三十七寶壽方嗣)

六祖因風颺剎幡，二僧對論，風動幡動不決。祖曰：「不是風旛動，仁者心動耳。」頌：「忍俊不禁處，傾腸說向伊。一言剛始出，駟馬便難追。噫！卻悔從前多管事，如今閒惹是和非。」

拈云：「大小祖師開口便談是談非，引得後來一隊漢盡向者葛藤窠絆倒。白巖忍俊不禁，欲與之扶豎，爭奈是拚命喫河豚，未免為訶上座吐舌。」

白巖：「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人身為父母說法。」頌雲：「消後夜雨歇中天，桂輪流影落長川。仙彩筆端收不得，數聲黃鳥更悠然。」

拈云：「訶道者午夢方回，忽值有舉那吒公案以問：『那吒既將骨肉析，還未審他父母收向何處安著？又後來所現底身從什麼處得來？』道者曰：『吾適已夢破，不好更與你葛藤，你可往問白巖和尚。』進云：『豈無方便？』道者乃拈白巖頌子塞之。雖然，頌則塞矣，秖是不合教人向輪影鳥聲中卜度。」

白巖：「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門云：『倒一說。』」頌：「倒一說，超途轍，靈春不挂枯椿雪。無端露柱兮生狂，帶累崑崙兮喫跌。別！別！碧眼黃頭猶未徹。」

拈云：「雲門倒一說，情知伊未徹。白巖恁麼頌，且道：徹也未？瑞塔如今要與二尊宿相見又作麼生？別！別！嘉州大像夢蝴蝶。」

信州博山粟如弘瀚禪師(青三十七博山奉嗣)

小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心佛既非，將甚憑據？堪憐有口不能說，無家誰地去？」喝一喝，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

拈云：「能仁當時說到『無家誰地去』，喝一喝便休，不但疑殺天下人，亦令青州布衫添得十分光彩。」(能仁寺)

信州瀛山雲岫成巒禪師(青三十七瀛山閻嗣)

僧問：「如何是佛祖家風？」師云：「拄杖子早已向汝道了。」

拈云：「若不是體會無情說法，便類時流瞎打一棒，又何處更有瀛山？」

菘江青龍百愚淨斯禪師(青三十七弁山雪嗣)

青原參六祖，首問：「當何所務，即得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遂命首眾。頌云：「跣足披簑度別岑，相逢切忌話威音。掀翻麟閣勳勞泯，擊碎菱花影象沉。靄靄寒雲籠岳頂，團團皓月蕩波心。金牛不喫凡間草，曉入滄溟無處尋。」

拈云：「青原七祖無端納缺，口口談空，行在有中，前則聖諦不為，後乃為人首眾。若我作曹溪，決然不深器。如今既往不咎，秖是青龍老漢又不合巧將人牛雙泯、功位俱隱為比，況引得何許人更向尊貴邊亂卜度？」

越州顯聖天愚淨寶禪師(青三十七東山澫嗣)

玄沙示眾：「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秖如三種病人來，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

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沙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便出。沙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沙曰：「慚愧。」便歸方丈。頌云：「盲聾喑啞，風流瀟灑，泄漏天機，之乎也者。」

拈云：「大小顯聖替三種病人放憨錯過，他家父子若在指月門下，總與一款具呈玄沙，大似學究談兵決勝於掌握，及大陣當前便不妨難禦。當時見道：『某甲現有眼、耳、口。』即拽住問伊：『既現有眼，見箇什麼？現有耳，聞箇什麼？現有口，開口即便錯。』待纔擬議，即痛棒打出。羅漢雖善轉鎗頭，爭奈依然敗缺？既自非客作賤人，何處更容求接？三尊宿被訶上座勘過了也，還有能為作主者麼？咄！莫教漏洩天機。」

杭州普明石照淨曄禪師(青三十七東山浚嗣)

維摩居士示疾毘耶離城，因三十二菩薩問疾，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卻問維摩曰：「我等各自說已，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時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為真入不二法門。」師云：「維摩洗腳抱橋，文殊葛藤遍地，總是落二落三，與不二法門絕無交涉。諸禪德！且道：如何是不二法門？逢人切莫錯舉。」

拈云：「者裏有四十棒，二十棒先打二大士，不合將語默玄路提唱不二法門，賺亂古今何許知識；十棒要打普明，不合發起諍端，令人理論不息；餘十棒若有箇漢舉著不二法門，急打出去。訶上座恁麼批判，也好箇險。」

廣胤木菴弘標禪師(青三十七檀度密嗣)

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眾中莫有道得者麼？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源劈脊便打，曰：「是什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師云：「者僧若是箇漢，待伊纔拈棒便好接住，送一送，云：『和尚也須自領一半始得。』管教者老漢一場懺懼。」

拈云：「可笑廣胤無辜，苦苦替人分棒。當時者僧倘似龍牙，縱挨了屈棒，也恰好道：『打即任打，要且無西來意。』豈不令乳源慚惶無地？」

三楚義山且拙淨訥禪師(青三十七弁山雪嗣)

趙州因一秀才問：「佛不違眾生願，是否？」州曰：「是。」曰：「某甲就和尚乞取手中拄杖，得否？」州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非君子。」州曰：「老僧亦非佛。」師云：「趙州古佛，與奪自由。自非過量人，未免向是非窠裏走。」

拈云：「盡謂趙州天下人不奈何，及被秀才把箇是非圈置前便跳不出，累延義山老漢也洗沾著不脫。」

瑞州洞山元潔淨瑩禪師(青三十七弁山雪嗣)

南泉問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欽曰：「有。」泉曰：「是阿誰？」欽曰：「是良欽。」泉曰：「居何國土？」欽無語，師代欽轉身便行。

拈云：「洞山代轉身便行，將謂藏身處沒蹤跡，不知欽公無語，正是佛身充滿於法界。咄！動著三十棒。」

淮陰潛菴玉笈弘乾禪師(青三十七檀度密嗣)

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與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溜麼驢年去。』」頌云：「池陽腦後三斤鐵，王老眉峰一段鋼。鑄就一枝無孔笛，閒吹月下引鸞凰。」

拈云：「鎔二尊宿腦眉，為一無孔鐵笛，作手固讓潛菴，看來總不外欲寫衷腸箇事。如今且束挂春園，免引胡蝶作夢。」

吉州青原笑峰大然禪師(青三十七天界盛嗣)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頌云：「紫宸朝罷綴鵷班，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

拈云：「世尊待要款曲與大眾舉揚箇事，無端被童子心急一椎擊斷，故不已忍默休去，以致後來師德總亂攢龜打瓦，甚而將自家熟境形容，即如笑峰和尚是也。雖然，且問伊：『終南山色在，畢竟作麼生說在底消息？』咄！不許向陰晴裏著倒。」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